海剛峯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海剛峯集

海瑞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海鄰峯集

海剛峯先生文集序

君子之挺拔於世者。惟有立志堅而任事勇。毅然獨行其是。無所回互顧惜。以求吾道之必伸。迹其所爲。縱不能盡出於中行。然視夫隨俗浮沈。汲汲鄉愿。早見擯於孔孟之門庭者。相去奚啻霄壤歟。夫彼鄉愿者流。挾似亂眞。何知名節。以嚴氣正性爲矯激。以輭熟依違爲圓通。究之宮室妻妾動其心。脂韋囁嚅移其習。奸回邪媚。情態萬端。德之賊也。莫斯爲甚。宜乎大聖賢於此爲人心世道重防維。而不得不亟深拒而痛絕之也。此際有直道抗顏。終身以之。卓然不牽於俗。如海忠介公者。其過人不誠遠哉。忠介嘗曰。今世之士。窮一生讀書作文。而於家國身心。毫無補益。是宋儒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也。又曰。鄉愿去大奸惡不甚遠。今人不爲大惡。必爲鄉愿。而孟子功不在禹下。當以惡鄉愿爲第一噫嘻。公之學知本矣。蓋公自守之道甚嚴。而用世之心亦甚急。故隨在皆得行其志。方其鐸南平也。以嚴師自處。首揭朱子鹿洞學規示諸生。本其身爲標幟。且力持憲綱。謁郡守、諸大夫。左右皆跪。公獨居中挺立。諸大夫蜕然曰。安所得山字筆架來。而公弗顧也。凡其秉禮守正。自發軔之始而已然者。嗣濯知淳安。一履境。痛民疾苦。自丞以下。吏胥而上。各有參評。著爲令。名曰淳安政事。俸薪之外。不染一塵。家僮令樵採。吏清閒。聽其從農從商。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至有欲騙海強項而甘心者。公雖無事可指摘。然亦自此改調以去矣。既而補任輿國。清丈浮糧。釐奸剔弊。又未幾。陞戶部。主政雲南。則竟持有犯無隱之義。因之批鱗逆耳。詔下獄。

蓋公、視在我無不可行之志。故嘗謂。醫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愿。盛治何由而見、此所爲濳死不悔。實非市直沽名。徼幸一試者。至於疏出而直聲震天下。初何暇論焉。比其出獄復職。巡撫三吳。仍本向所爲教南平、令寖安、令與國者。設施潤色。秋霜烈日。風節崚嶒。夫唐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從。朱子稱其養素自重。當公之時。勢宦權豪。斂手屏息。知姑蘇之民。倚公以生。沐公嘉惠者。固已無窮矣。獨念予迂拙之性。移撫是邦。慨然思古之遺愛。常在心目。師之法之。兢兢於言規行矩之不遑。然而守吾道以伸吾志。嘗覺時艱勢沮。終莫展其厝施也。公當有以鑒余末逮者。余尤願天下後世幸勿以矯枉過中。重爲公病。而三朝紀節。千載易名。聞忠介之風者。苟能頑廉懦立。爲狂狷毋爲鄉愿。則安得不反覆是編。而蹶然以起也。梓成。爰爲之序。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季夏穀旦、儀封張伯行、書於姑蘇之正誼堂。

海剛峯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上

奏疏

改折祿米倉糧疏
開吳淞江疏
開白茆河疏

序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序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參序爲鄉士夫作
黃廣臺思親百詠序
贈王朋江陞寧波府太守序
贈周柳塘入覲序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贈趙三山德政序

賀貳守陳後溪榮獎序
賀李東城榮獎序
贈顧肖坡榮獎序
贈顧弘宇榮獎序
贈恆所劉侯膺榮獎序
汴水尋源卷序
賀衞趙侯軍政視篆兼督屯序
崖州太守蔡養齋致仕序
贈郡侯肖野郭公膺保薦序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膺榮獎序
贈定安博莫君署澄邑事膺保薦序
內江龔氏族譜序
贈黃村趙先生陞靖安大尹序
贈林東皐考績序

參評

知縣參評
縣丞參評
主簿參評
典史參評
教官參評
陰陽官參評
醫官參評
老人參評
里長參評
生員參評
吏書參評

卷之下

書

啓譚次川侍郎
復王七峰瓊山知縣

啓譚次川侍郎
復趙大州閣老
啓朱鎮山工部尚書
再啓閣老高中玄諸公
復譚次川尚書
與周一陽主事
復周一陽主事
復沈萬川會昌大尹
啓劉石圃誠意伯
復吳悟齋操江都院
復胡杞泉都掌科
復歐陽柏庵掌科
啓徐存翁閣老
復巡按龔懷川
啓戶部正堂劉清渠右堂陳洛南

復按院張惺宇
奉王忠銘翰林檢討
復沈繼山
復郭夢菊
復舒錫崖通太兵備憲長
復周柳塘先瓊州太守
復汪渠瀛廣東巡按
啓鄧純吾原廣東巡按
復賀澹菴
奉貳守陳南川書
再奉貳守陳南川書
與瓊鄉諸先生書
教約十六條
治黎策己酉科中式策
雜說

嚴師教戒
訓諸子說
借山亭記
贊蕭氏一門二節
龍南令雁峯吳公墓誌銘
附刻
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剛峯海公行狀

海剛峯先生文集卷之上

明 海瑞 撰

奏疏

改折祿米倉糧疏

題爲睿乞皇恩賜改折、以蘇節被災傷地方事。臣奉命巡撫江南各州縣。被災所在、甚多分數應題議者。臣照例題請。已蒙皇上覃敷洪恩。賜之改折。賜之蠲免。小民歡忻鼓舞。感恩無窮極矣。臣復何言。但今年水災。實是異常。往年霪雨爲害。霜降後水漸消涸。今大不然。江南地氣溼熱。冬至後、不能播麥種。播之不生。今距冬至九日耳。常年播麥之地。尙十有五六淹深水中。來夏麥秋。預絕望於今日矣。且災止一方。猶有轉輸可望。今則北之淮、揚、徐、邳、南而浙東、西、西而應天、太平、廣德、等府州。莫非水災之地。旁郡無可轉輸。本地無可借貸。查得嘉靖四十年水災。先皇帝准將五府、六部等衙門米、悉與改折。止論水災。則嘉靖四十年稍甚。若論近冬至、水不消涸。來年二麥缺收。則比嘉靖四十年之災又過之。今除內府白熟米。係上用所需。臣不敢言矣。其祿米倉、諸臣隨朝米、幷吏役、監生、樂舞生、天文生、醫生、儒士、月米。伏乞皇上軫念江南今歲之窮。比照嘉靖四十年例。勅下該部覆議。盡與改折。其折銀。卽部運官同白熟米齊解。留米以濟江南之饑。折銀以濟諸員役之用。況祿米倉每歲約該米五萬九千石上下。大約每歲支放五萬四

千餘五千。嘉靖四十四年。總督倉場侍郎張守直、題奉欽依。照漕糧一尖一平。收兩平放。又加耗米二升爲七升。除去三升腳米。尙有四升祿米。隨收隨放。與漕糧久貯、有消耗不同。以羨餘之積。合支銷之存。計今五年矣。約可再足一年支放。皇上雖與盡折一年。舊米將盡。新米又登。又非缺然無米可兼支也。事無窒礙、可行。民切饑苦、當恤。緣係聖乞皇恩。賜改折、以蘇節被災傷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齎捧謹題。請旨。

開吳淞江疏

題爲脩復水利。以濟迫切飢民事。禹貢稱。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入於海。從古而然也。婁江、東江、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事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脩。撫、按、亦不留心。惟此督責。日至潮泥。日有積累。日月繼嗣。通道填淤。雖曰水勢就下。而無下可爲就矣。時遭久潦。震蕩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爲害之大。滄浸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是也。而小爲滄沒、漂浸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江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脩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委上海縣知縣張嶺。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闊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分。今以水荒缺秋收。兼之二麥未佈。時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已八錢五分矣。飢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幷溧陽縣鄉官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

賑濟穀二萬石。率此告濟飢民。按工給與銀米。於今正月初三日。按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嵓、嘉定縣知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飢民。稍安戢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開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執行閉糴。無從取米。伏望皇上軫念民飢當恤。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勅下該部酌議。量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贓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府。一例取用。彼處飢民。亦聽土工就食。吳淞借飢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開白茆河疏

題爲再濬常熟縣入海河道。兼行賑濟飢民事。臣於正月初三日開挑吳淞江。已經題請外。臣於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地方父老、鄉官、舉、監、生員、人等。紛紛告稱。本縣白茆河道。雖經隆慶二年開挑。止是一線之路。是以隆慶三年水患。不能流洩。三吳靠北一帶縣分。均受其害。常熟去吳淞江尙有四日之程。飢民之能赴工於吳淞者。十之一二而已。若是興工之中。兼行賑濟。一舉兩利。當開白茆。臣旋於二十八日親行相視。丈驗闊者不過四丈。水深不過四尺。狹者不及二丈。水深不及三尺。果然淺狹。考之三吳水利。禹貢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江。北止白茆河。劉家河居其中。三處而已。劉家河

原通達無滯。若止開吳淞而不開挑白茆。誠爲缺事。難免水患。臣又酌計臣先所題請吳淞江工銀。尚有餘賸。可充他用。吳淞江河因飢民雲集。計在二月二十日前後告成、決矣。青黃不接。飢民尚苦無處趁食。官發銀米賑濟。勢之所必然也。臣思與其空行濟飢。而無益於後。不若仍照吳淞江事例。興工之中。兼行賑濟。既有利於目前之飢民。河道開通。且有望今秋之成熟。臣已責令署縣事常州府通判姜國華丈量。約長該五千七丈七尺。因舊河道廣狹淺深不一。通融牽搭。計該用人夫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工。計該用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一照吳淞江例。不取之民。不損之官。止以倉庫之積給之。尙可成此一河道也。飢民告濟。不散不止。臣已行令縣丞夏佐、典史鍾應亨、各分工專督。通判姜國華總行稽察。於二月初九日興工矣。伏望皇上軫念飢民當賑。水利當興。勅下該部覆議。俯賜俞允。地方不勝幸甚。

序

贈蒙生德範還遺金

今天下何世哉。予筮仕、得游中都。歷天下。既歸鄉閭。歎世君子每有財帛世界。今不如昔之說。予始開而疑之。以爲此特市井小人。自爲風俗。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我輩讀書。知禮義。辨別素明。天光煥發。當不如此。已而交與益衆。更歷既多。乃知我輩出沒於聲色貨利之場。不得已奔走於富貴利達之際。老死不休。蟻之附膻。蛾之投爝火。無以異也。視市井輩反爲過之。古昔公道大同。利無彼己。下此小康。下此人

漸澆漓。叔世季世利趨便奪。發冢詩書。詩云。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此直叔季之下者耳。講明於讀書窮理之時。不自欺心於暗室屋漏之際。難乎其人。又不必言矣。攘攘利往。天下皆然也。而誰與易之。予之誦此言久矣。一旦。鄉龍歧父老抵予舍揖而言曰。村蒙生端、字德範、縣庠弟子員也。素有行義。問厥所以。則曰。先、辛未三月。海寇犯村。舉村挈家奔散。家用百凡。無暇爲顧。余達妻特持包袱裹銀四十兩及餘物。悤悤失之。生後至。左右前後無有見焉。生亦不知得之者遠近閒人物也。數日、得失主人氏。當官衆完璧歸之。包袱內藏織芥無失。先是張氏訟官。疑似攀指。官追爲急。乃生心事。白日青天。有是舉也。不徒決疑獄於一朝。而因得以脫周隆、張衡、鬬爭不已之患。不爲利己。不爲禍人。分金酬復。生視之若將浼焉。余達之懇求村衆之慫慂。生原非我有。原無此義之言。又若義利之辨。有以豫明於先。取舍之分。不待今日慮之而後得之者。吁、賢矣。失主未明。遲回有待。今日慮事之周。先今居家以禮。孝友無間。姑勿悉。只今財帛世界。居財帛世界之中。獨能自脫於財帛世界之外。義利之辨別不爽。屋漏之昭監如見。有之乎。不復有斯人也。而今或有之。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因鄉父老請。不辭而爲之序。府、縣、獎生喻義。學憲王公進生廩膳生加優禮。上人之所自爲。可矣。生志趣遠大。舉此措之。何所不可。區區見與。於人生之初心不如是也。不詳及云。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參序爲鄉士夫作

瓊、去京師萬里而遙。國初、以憲臣遙制。至憲宗純皇帝、始令分巡道兼飭兵坐按。識者以權重勢專。補按

軺之所不及。民之幸也。然賢者藉是權以安民。不肖者則藉是權便己。甚者不必言矣。賢者不免。大抵雜雅俗半眞假。行己清濁有養。望待遷之心而無毅然有爲之念。官則利矣。民無利焉。至令我生不辰。田里嗟怨。人思國初之安。不見今日之利。勅諭事理。天顏咫尺。瑞未之有聞也。閩晉江史公以嘉靖乙丑守瓊。旋晉兵備。今七載。不貪一節。已出士民望外矣。其政事則又井井條理。胥吏不得援爲奸蠹。省徭費。清符牒。詳訟獄。寬捶楚。三州十邑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宜天下幷宜於瓊者。公先後皆罷行之。大者文詳。小者立變。瓊內黎外海。寇亂頻仍。民自視無一日寧矣。當事者動以閉城退守爲策。殘野飽食。去來聽之。平時無保障之功。際變無禦敵之勇。幾不知兵備道爲何職矣。今昔異位。公獨毅然以身迎敵。爲士衆先。昔之驕子兒戲。盡法律之。與守瓊日持法不阿無異。雖經敗劒。不易初心。士之不以成敗論人者。知公認眞之心。而奉行勅諭。庶幾矣。士論謂周假山之方正。方松崖之才守。胡嶺泉之峭直。胡南山之和易。公節有之。勤訓練似顧洞陽。志平寇亂似涂伯輔。今晉秩參浙藩政。願得一言以贈。夫公昔以宜天下者宜瓊矣。以宜瓊者行之。雖天下可也。何有於浙。昭昭政績。具在口碑。不爲悉焉。可也。所願於公者。無替克備之功。益廣涵弘之度。無私黨矣。行之有未至。率眞道矣。擴之有未周。皆性分中不滿分也。詩云。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用書以贈。

黃廣臺思親百詠序

孟子以善養浩然之氣自許。集義慊心以入則孝。出則第。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自任。脩此孝弟養

成此浩然。泰山巖巖。寨於天地。孟子之所以充滿於其身者。不徒然矣。斯道也。堯舜開之。史臣約之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以徽典繼堯。孟子以養氣上接堯舜。無以異也。然二典隱而不發。知言養氣。憤激人心。源無異也。而孟子益爲之擴其流焉。韓愈氏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以此而已。自是以後上之人無數譽髦斯士每以士氣言之。鼓舞誘掖。言氣不言義。配道與義。而義存乎其中矣。義氣節氣之說。大抵宗旨孟子。以浩然之氣養士。以繼往開來之責。道德性命之微。屬之士也。聖君賢相。百爾有作。得士爲功。而今之士。下應上求。則有大謬不然者。誦孟子養氣之言。不知求之入則孝。出則弟之義。職在庠序。朝廷官之曰弟子師。弟子師云者。無能可否。於諸士子之間。建空名於諸士子之上。弟子行之師和之。去孟子粹然仁義道德之言。別爲一種無謙遜無長上。競利鬬狠。世俗之氣。唐代、肅而下。大學生醜行無賴。今日如之。商賈之心。屠儈之行。乃置更僕未可言也。是舉也。是義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有之乎。其最高焉者。決狀元、進士。於科第之榮。而亦不出於貪饕富貴之念。有秀才之名。無士氣之實。顓昂蹇蹻。較之孟子。雖若毫釐之差。義利邪正。較之孟子不啻千里之謬。過大學之門而不敢踰。顧尙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濟濟多士。瑞嘗目擊一方。反之天下。思及天下。驗之一方。同流合轍。爲我國家二百年養士痛。而曰浩然之氣。將絕響於今日也。安得孝弟之人。語之以師長之職。一旦廣臺黃先生。執思親詠。刻示予。更祈隱括以爲弁。曰將執之令諸弟子見其端。知其悉。循循善誘。有依據也。先生教長沙。長陵人士。皆有端範。貞教之頤。先聲有在。非苟祿、建空名於諸士子上人也。身言兼之。迴道術於既倒。返士氣之方頹。師道立。善人

多。朝廷正。而天下治。有望矣。用是不辭而爲之序。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廣臺錫之。眞正大英雄、卻於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之晦庵之說。得統孟子。諸士子愼毋以予言爲不然云。

贈王朋江陞寧波府太守序

自秦而下。天子奉天。撫有天下。內公卿。外守令。殷輔參陪。官惟備矣。君子謂。惟守令爲重。蓋先王以其不能獨理者。付之諸侯。今以其不能獨理者。付之守令。今之守令。古之諸侯也。我祖宗待守令加隆。繩守令之法亦加嚴。悉日久法玩。皇上御宇。吏治一新。銓部諸臣。拳拳然守令爲念。然迄無如孔門由、偃、漢世卓魯、龔、黃、應上求者起於官。爲傳舍。不如私士子人之專入仕之初。有異心矣。而又聖賢之言。不足以破世俗好官之論。患得失爲初心。善承迎爲完計。理不勝欲。而卒之民之於守。漠然不相關矣。論者欲爲核實之方。久任之法。久之誠是也。此自國法爲良言之耳。法有所不及。君子一體萬物。不以時而加損。率性而行。不因人爲作輟。是故立本於田宅、樹畜之先。和心於庠序、孝弟之後。文爲經綸。武以保障。仁與利明。詰奸隨事而應。應於其方。莫非爲民計也。亦莫非自性而來也。彼居然世俗之論。無忤於撫、按。無忤於鄉士大夫。而又欲無拂於民。簿書催科。儀文獄訟。富與教無聞焉。性中曾有是來乎。傳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言保民也。保民而分所保之念。於干譽之人。此時此心。爲誠爲僞。心誠求之自性。而求之也。性無是來。君子率性。是故上欲官之執此以往。同所性於人。上不欲官之執此以歸。守所性於己。聖賢之道也。道自聖賢。參於天地。故愚嘗以爲據孔孟之說而行之。官之善也。別爲一種巧宦之說。圓變自今。不自古昔。

不善官者也。而未易與俗人言也。隆慶三年春。寧波守缺。銓部以朋江請天子俞之。朋江能於性者也。乃浙溺女貪詐之風。淫靡游食之俗。今得以改於其舊。一人標準。而世俗之論破矣。用是、因同鄉輩欲爲贈忻然書之。若夫縣令之政。御史之眞。君子曰。青蘿先生、爲不亡者。古人愛人。不以頌而以規言。可略也。

贈周柳塘入覲序

善言仁者。莫如伊川。伊川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萬物。爲人性所必有。天地萬物。爲人道所當行。仁、人性也。少有不盡之分。而生人之道缺矣。祖宗設官分布寰宇。待守令至隆。律守令亦急而峻。夫其特於守令加之意者。蓋天地萬物之性於守令也。體之專。天地萬物之性於守令也。行之切。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欲我性也。是故寒爲之衣。飢爲之食。爭奪焉、與之息。有倫理焉、講明使之知。所趨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猶之吾身。言身、則疴癢呼吸之必調。言道、則起居食息之惟愼。是故守率守之職。令率令之職。而性道行乎其間矣。慨自性學不明。國法日久弛玩。謀家利己之念。勝彼萬物一體之初。不曰、官所以行吾性也。而曰、資之以榮吾家也。操筆而儒者。操戈而盜。蘇老泉未若遠之可憂。萬里京師之瓊、實當之。閭閻疾苦之情。顛頓之狀。生靈之命。懸於守令。不懸於天子。尤有難乎其爲言者矣。柳塘周公、今三月岱瓊、一以聖賢中正之道行之。卽所行政。若宴僚屬。清符牒。懲惡勸善。節用愛人。和平之中。嚴毅濟之。宛然顏、賜、由、必、諸人矩度。下車之日。百利隨興。百弊隨革。無所不罄其心矣。諄諄焉。教化先之。舉斯民同歸於善。公用道學。飭吏治。龔、黃、卓、魯、不足爲公言矣。不徒從事於簿書獄訟之間。而直探斯民心。心相感之妙。用

聖賢準矱。收聖賢治功。窮谷深山。莫不翕然有去惡、惟公是從之心。莫不忻然。以前無有也。爲公頌。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前後之守、則然也。公認得爲己。何所不至。二百年來民情。今日始洩。二百年來民心。今日始安。秋、八月、藩司擬公入覲。遵王制也。瓊民幸公之來。悲公入覲。於公又不免一歲之隔。赤子慈母。可朝夕離乎。士大夫之情。與民同之。徵予一言爲公贈。予嗟吏治不貪則俗。古君子不可復見於世也。於柳塘見之。忻然書此以贈。且以促公覲事畢而來歸。速慰民望焉。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聖天子壽考作人。付其事於國子學。在外、付之府、州、縣、庠。成周九兩繫民。師用賢。儒用道。我朝因之。重選也。近年以來。學校官無可爲諸弟子範者。諸弟子自爲就師。特營舉業。希科第。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三五員費民祿食。共而爲之銓司。視是空名無補薄之不與權顯遷次。士子得此。因亦自薄。一官終身。素餐爲事。見今日之非。不求之先日之是。藉口爲貧而仕。習非不可破也。而祖宗設官初意。無可言矣。元山陳先生。幼負大志。一旦以資年應貢。授古田學訓。拜命天庭。充然無卑貶其官之意。日語人曰。君子性定於天。官爵不與。胡安定教授蘇湖。今如見也。特非人爲之耶。吳、沈、諸賢相繼。卿相我朝有初志剛氣邁。予聞而嘉之。願一言爲元山助。元山之所已知者。不必言之矣。夫君子講道於讀書窮理之時。而不能不移易於外與物交之際。是則世俗之論。天下皆迷牽之而已。浩然之氣。原自天與。惟孟子發之。後世因之。有士氣之論。夫士威武不能屈。富貴貧賤不能移。任以天下。誠非復養浩然。長河東注。百折而不回焉。不足與有

爲也。以氣養士。無遺說矣。然孟子義慊。以生今人爭克。助之長。一切利則趨。勢則競。無長上。無謙遜。莫能由孟子之浩然。會堯舜之精一。小人而無忌憚也。皆以士氣言之。俗謂秀才爲難管。言氣之無有於道也。學校官不能止其用氣之邪。反或和其用邪之爲當。相率爲謬。周愷頤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其能之乎。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是無惑乎聖天子臣無克艱之思。心膂恆難其寄之歎。皇皇當亡。若無一臣可爲倚賴也。朱晦翁告陳同父曰。眞正大英雄。卻於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之。若氣血麤豪一點。使不著也。與孟子浩然之氣正相發。元山、正氣人也。予慮其或牽於世俗之說也。用是卽士氣之直養。無害配道義者以爲贈。元山之所已知者。少有過焉。吾氣正而相說以解矣。不必言也。

贈趙三山德政序

天下官於民稱父母。自縣令始。其切近於民。稱官、則一邑之人春溫。不稱官、則一邑之人秋殺。亦自縣令。今天下令何以哉。下民易虐。取脂膏而囊橐之。盜跖四知。口雖不明其然。心實視之。天下同風。爲當然事。其不然者。狃於世俗行已。清濁間於今爲利之說。執而行之。上司、過客、鄉士夫、有私厚焉。秀才、一介儒生。無勢而有低昂口舌。厚學校士。又今人謂居官第一事也。上下渾成。一團私意。心與口、居之不疑。又視爲當然而行之矣。貪者、此其彌縫。不盡然者、此爲要譽。遷擢完全之計。私厚用財物。財物民之脂膏。充之私厚。聽鄉豪武斷貸於此。寃抑於彼。今之仕也。爲己。曾有念及吾民。不暇及其他者乎。我太祖視民如傷。執周書如保赤子之義。豪髮侵漁者、加慘刑。數十年民得安生樂業。千載一時之盛也。今也不然。變而雜犯。

其視之爲當然。已非一朝一夕之害矣。況瓊去京師萬里。貪泉易心。毀譽淆雜。予方悲豪傑之士。無所待於人而興者。無其人也。萬歷天子登極之秋。三山趙君以奉化邑博任瓊令。旬日間一邑忻忻向榮。百凡收入視聽父老謂世道一新。二百年來無此縣官也。瓊今日得有機會。創食渴飲。德教流行。交會之間。說者之言有所感發而然。非虛美也。三山政績見紀瓊治錄刻本。其未詳者。諮諮然。禮義忠信。桑麻麻豆。日爲小民諭勸。相質爲奴之俗。用柳柳州方計移之。里甲絕其費用。紙贖捐之與民。隨事而應。無非民教。民養。先聖賢有行之法。三山直方。豈第實政實心。待小民溫然可掬。赤子慈母。不是過矣。僚屬吏胥。豪家奸黨。先曰借之爲虛譽。視爲當然。三山一以朝廷明罰勅法行之。一時人快其峻。目之曰趙御史。愛三山者。持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之說。三山曰。獲乎上。有道。舍誠明而得之上。吾不知之也。吾不爲之也。三山氣剛行峻。知有民。不知其他。大率如此。用能脫小民於水火之中。而不免置奸豪於夏日秋霜。人所不堪之地。謗言朋興。願公之去。良有自矣。昔人不以得民難爲子產病。無得於勢豪敗類世俗之見。曾足以爲三山累乎。學校有知識士。無私計者。忿然不平。司訓馮先生率之。乞一言爲贈。以釋且曰。請有規焉。士習以贈文市利。予方病之。今日不得其平而鳴。視舊例遷奬。則舉有大焉。言之不可以已也。爲是不辭其請。車攻之六章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幷歌之。應師生意。若曰。大剛則折。不講於太和元氣。區區鬱火強陽。是務去焉。庸醫也。持鄉愿。易血氣。予不取爲。三山願之矣。

賀貳守陳後溪榮奬序

國家建官正佐僚屬一取虞廷寅協和衷之義惟其人亦惟其備流弊至今下詔上抗長官稍得專行其志貳佐僚屬則唐人所云漫不可否事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府之貳縣之丞無以異也撫按藩臬顓制於上貳佐既與府正員惟命是聽同之而貳佐又復制於其守士生斯世不幸而不得爲長欲行其志難矣神而通之存乎其人其爲功其取效又反有出於正員之上者後溪陳侯貳瓊郡計今七載雖未嘗以同寅協恭之道過望於人亦未嘗以靖共爾位之義自廢於已握篆視事七載中數居其半侯亦惟盡其在我而已矣民情多爭喜訟府縣事大槩五聽功居他事十之九侯非訖於威惟訖於貨惟明惟斷民好民惡曲中其情爭於野者望訟於侯丁口徭賦諸出納令出而施事至而酌惟侯所定民則安之其他不然侯何以得此於民哉侯有澹泊養心之功是以得之爲明通公溥之用侯昔與予官浙同爲令繼晉建水州太守侍御劉紫山至今以年例不及章鷹爲恨建水廉平之聲視永康無異侯既明且平侯之介實爲之且侯之節又非可以易時易事鮮克有終侯之者瓊去京師萬里而遙珠厓虛名至今爲梗卽侯所代亦既以得利置富雄閭里矣有風聲氣習而侯不染民之來者不能拒侯聽訟多於他人百鍰之入若可利矣大者月報上聞事情可恕其小者與民有之不爲公斂怨不於已充囊七載一日惟介惟明惟公惟德於民之中侯之政則然也獄訟者不之他而之侯謳歌者不謳歌他而謳歌侯夫豈一時一事違道干譽偶然之故哉侯兼理海防事有主之至今迄無成績然卽其不已於行之心小有警聞與言出宿而民已信其爲禦災捍患之大矣何也民之信於侯者深也詩云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我侯以之其事功

其取效。先後正員。有過於侯哉。代巡燕山楊公。復命有日。大計粵東羣吏之治。馳檄獎侯。其語曰。器宇沖和。才猷練達。海上隄防。惟謹。郡中惠愛尤多。歷仕已經六年。操持有如一日。視士民輿議。予所聞知。無異一時。州縣屬教範於侯。循例乞言。以張其美。予懇辭不得。次第言之。諸君曰。惟廉惟明。惟公惟斷。勤愼兼之。居官之道。無越於此矣。侯課應得章薦。不然而人無憾焉。公道尙有明也。諸君信予不爲佞。予亦信諸君不我欺。遂書以賀。

賀李東城榮獎序

今世官於其地者。治下人往往粉飾詞說。借貴人爲文。架無爲有。增細以巨。裂綵書其然、進之諛風行而天下無公議矣。事之可以已、其一也。然亦有出於人心之公情。不容已者。出於公。則不出於諛。或德在人心。遠邇同及。或飢食渴飮。臨深爲高。目前之功。身後千百禩之。澤大小不同。德之不忘於人、一也。且頌德之中。監戒存焉。益於其人。因以益於其民。情在是。義又有大焉。予於東城李君見之。言之不可以已。東城、隆慶六年冬、任臨高縣。代巡楊燕山信東城初政。循例獎之。時未及期月也。耆老王廷器、吳應第、等造予徵言爲賀。其言曰。臨、稱富饒邑。先後令以富饒利之。今日之臨。又一臨。而非昔日矣。我國家官民財法有界限。官自爲官。俸祿柴馬。民自爲民。蓋藏衣粟。柴馬俸祿外、毫髮屬民。枉法、不枉法、其爲贓一也。贓在官者。法無赦。今也不然。我民日就朘削。見促生。不見甦息。盡由於此。郡有守。邑有令。聖天子以牧養寄之。如保赤子。義也。設官分職。不爲不多。有以其子視其民者乎。見尹而戚。天下然也。而臨、遠方爲甚。東城李侯。

百有爲。爲民爲之。惟徭賦。惟出納。聽斷。視若切己事。一有不協。恫瘝在身。一朝夕不能安也。燕山之獘侯曰。督攢造册籍爲之一清。增城垣。捍禦爲之永賴。侯心無不盡之心。事無不宜於民之事。燕山之所未及知者事。視城册大率相等埒。民頌其才。去冬計今。期月日矣。暮夜入衙。未之有聞也。審册不言常例。聽訟不入錢。金民予其節。居官之道。清。愼。勤三者。東城兼而有之。邑人有樂利之歡。念東城爲樂利之德。然則是贈也。得非情不可已。出於公。不爲諛者乎。二老又卽先後尹比方今日曰。其人往矣。政聲穢迹播人心口。若今日事。侯與先賢列。難其人而今有之。解倒懸。就衽席。民之不能忘也。殫其惡而章其善。二老之言。凜凜然。監戒存焉。常目在之。如臨師保。裨於其人。因以裨於其民。誠在是矣。情在是。義又有大焉。詩云。高朗令終。令終有淑。用是。予其請書之。兼以爲賀。

贈顧肖坡榮獎序

昔李平。廖立。諸葛武侯論法廢之。終身垂念。武侯沒世如在。素有恩貸及己者。不至是也。武侯何以得此於人哉。習鑿齒謂武侯冰鑑無私。觀武侯者。蓋不必求之恢復之心。開濟之業。卽武侯之不忘於人者。而武侯王佐之才。盡之矣。天下凡章程號令。或可以聲音笑貌爲於一時。以心感心。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者。不可強也。肖坡顧君。以隆慶六年冬。尹文昌閱月。卽有興工築城之役。張生世望。以別丁糧爭。不得於尹。土築二月完工。一時撫按司道。以城工信肖坡初政。交獎之。人心同然。張生一旦將郡邑士夫意乞予言爲贈。夫三代而下。人心私慊。攻訐愛憎。毀譽。有言而不足爲言之信。久矣。張生曰。肖坡毫髮於民無

染。百應迎刃而解。庖丁新發於硎。不是過也。惟性氣高急。與築事用法惟峻。民不可與慮。始如是爾。過此則茲祥愷悅。沛然如初政矣。庭無囂事。民享深仁。貌肖坡心。政不一而足。大都不出廉、明、且斷三者。與予所聞知。及諸士夫意、無異。成陽君窮處於齊。秦太后爲弟魏冉計。收窮翁心。王聽之。卒之五國之成。賴以不廢。七雄時。事務成功。尙權變。不足道也。肖坡氣剛守定。土築豪弱無異。清改南溪買犢飛詭。百凡抑強扶弱。豪家羣然撓之。不恤也。強項破柱。則有素矣。寧曰。一介儒生。能持口舌。短長遷擢。利不利因之。破吏岸捭闔謬恭敬。得其心耶。肖坡不然也。張君讀書爲儒。不然也。大抵肖坡之得此於生。有本焉。武侯有澹泊寧靜之學。是以有李平、廖立之感。李平、廖立之感於其心。不於其事也。以心感心。是以能終武侯。終其身不忘其德。生之誦尹。必曰。秋毫無犯。秋毫無犯。然則肖坡之心服於生。謂不有由哉。乾陽、坎水。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肖坡需有孚。張生復。卽命安貞。其大則顧君之仁。一邑之人有永賴焉。言之不可以已。用是書其事、以爲贈。

贈顧弘宇榮獎序

曾子謂。君子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華皖之簣。有取於大夫之言。無取於旦易之說。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君子之愛人。君子之自愛。道蓋如此。弘宇顧君、以鄉薦、繼改令澄邑。僅期。代巡燕山楊公、馳檄獎之。謂弘宇能於其官也。耆民某某等。循例乞言以贈。仁養義教。所以稱說弘宇君。不一而足。澄民有言。弘宇君則誠無愧於今日之令矣。宋儒謂伊呂之道。得一縣亦可小試。言君相父母天下。守令父

母一區。大小不同。其責一也。一人有罪。我陷之。一人飢寒。我飢寒之。是其可以易稱也哉。況今天下士舍其行道。行志之義。幸應舉、爲家圖慶。得官、爲己利。曰要做官。則不得不隨此俗套。聖賢入官之道。卽一日也做不得官。借曰事之無害於義。從俗可也。吁。今之所謂從俗。寧古之所謂從俗哉。士而入官。舉止語默。動與民關。舉止語默。動爲民累。其事其心。蓋不止於未仕之前失己而已。而於人無與焉者也。柴馬俸祿外。以一毫充己用。以一毫市己私。不免卽此一毫爲親民殃。門皁胥吏外。以一人充己役。以一人市己私。不免卽此一人爲部民害。僅一人一毫。已非居官之正。仁民之道矣。況日積一毫。積一毫。成千百毫。積一人、成千萬人哉。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治岐之政。天下無有也。古今無有也。且以如傷、爲視下、視岐政。不及一二者。視之又當何如。聖賢之道。因人自考。方人有言。居吾身。自方之半今也。是非倒置。其間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借六藝文姦言亂正失眞。何可勝紀。聽之、使人眩瞀出入。反不若信吾本心之眞。信我聖賢之道之爲得也。荊公執拗。謂人言不足恤。居今之世。當有取焉。弘宇君志出伊呂之上。小試澄邑。方以行志爲幸。予亦幸聖賢之道。率是有明於今也。文王視民望道。公旦遜碩膚而不居。弘宇君其法焉。東萊謂狼瞫之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哉。予於顧君亦云。用是、澄民之言。未遽及也。君子愛人以德。特書其可規者。以爲贈焉。

贈恆所劉侯膺榮奬序

天子在上。舉天下無一物無不欲其入我生全之中。按撫藩憲。海內外統之。旣有其人矣。郡爲守。邑爲令。

有其人。必有其人之選者。以任其生人之責。經野設官。用爲民極。日久法縱。而入官之人。計身家。言利矣。我瓊、萬里京師。天子生生下流之恩。壅滯尤甚。據劉侯入境之初。一百年矣。言念劉侯。温其如玉。識者謂。易心以消厄運。無負天子生遠氓。非先日比屬之。由一日至期年。節用愛人。果如識者之料。督府石汀殷公。采民風獎之。曰。安詳處事。平易近民。聽斷無寃。催科亦善。品藻如見。弟子員幸焉。詣予、徵言以贈。夫諸弟子治於侯。皆其所以望生全於侯者也。望侯以爲生者、深責侯以爲生者、必備。一有不及。而生全之道缺如矣。請言之。朱晦翁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人於人無不愛矣。況又有今日治人之責。愛人之職者乎。然官於人。得喪毀譽。機在人。動心於人。則我之心。不我作主。固有惟上之聽。惟人之徇。百姓不欲於我之所爲。而爲之矣。無問大小。顯微如一。果能如父母之於子。以其滿腔子盡是惻隱。納交要譽。無之也。而施之者乎。今有暮夜受人之金。人指而疵之矣。柴馬俸錢過此。皆法之所不宥也。常例。里甲上下相安。何所據而行之。聖賢義利之辯。士子一入官、而昏心焉。俗論也。官一郡者。以一郡事爲任。官一縣者。以一縣事爲任。初無大小難易之別。今人曰。不明之罪。有之而無不公。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如農之有畔。如之何無能明之。不公、不明。其罪不大相遠。職在是。罪亦在是。甚矣、小之爲害也。況又有積小成大。甚矣、一之爲害也。況又有失於一。害不止於其一者乎。昔人得官而仕。於縣令、獨有取焉。言親民也。吳臨川謂。禹、稷、伊尹、之志。得縣可試。公、孤、守、令。大小別焉。仁道在中。事行則一。舍伊傅言縣官。一縣之人、有一不被堯舜之澤。皆苟道也。劉侯志安天下。發軔瓊山。內

重而見外之爲輕。舍侯無足與有爲者。學師弟子。愛侯以德。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今之謂矣。用是推言之。用爲贈。

汴水尋源卷序

汴梁杞邑之屈。蓋自始祖讓、至今。凡十有二世矣。無慮數百人。汴稱爪甸巨族。雖親盡戚單。而崇古修睦。伏臘祭祀。婚喪酒食。以時會焉。一本之情。未之有改也。夫人情聚則樂。樂則心繫之。四海之內。一旦而聚於道途之間。初非先日之親。歲月論交之故也。燕談笑傲。有樂之者。況在同宗之系。自厥初至今。一體骨肉。有以聯而屬之者乎。詩云。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情也。而亦勢也。屈自襄恆公、洪武中、謫戍於瓊。杞邑之屈。至是分而爲二。蘇老泉自敍其宗之譜、曰。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盡。途人也。吾所以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夫以眉山一地之聚長公有勢無如何之歎矣。況事殊勢別。分而爲二。而又隔之以萬里之途。難乎其爲情者哉。雖然。天下所得而間之者、事也。心則曠百世而相通。所得而別之者、迹也。氣、則跨百里而相合。屈勿軒、以庠序之英。心篤禮義。生長於瓊。妻孥俱焉。子姓有人。而汴水之北。杞夏之墟。切切在念。其心其氣。祖先宗戚。則既無間然矣。一旦作而思曰。神交夢與者之爲同。不若見形聽聲者之爲切。吾心所存。吾氣所發。尙恨無以爲依據之地也。念茲厥初。悤悤行色。祀先合族。今日得以不徒爲想像之託。有期日矣。士友輩相與義之。遂歌矣詩海門爲別。因問弁首之言於予。予之心亦士友輩之心也。孔子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勿軒。昔日之同於宗也。以心。今日之同於宗也。又得

以不悖於其迹。事有依據。其道光矣。觀斯行也。而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時例。宗人從戎。其不從戎者。置軍莊焉。往返行囊。須此爲贈。厚道也。而利在焉。勿軒、孝弟充於中。發於外。不在是也。用是不辭而爲之說。且以爲杞人告焉。

賀衞趙侯軍政祠冢兼督屯序

軍政例。五年一推。萬歷三年、冬。忽報衞趙侯思梅。如前軍政軍。餘人色喜。欣欣舉賀侯之文。詣予爲問。夫事無係於君國。無係於州若縣。地方不之言。可也。祖宗列土而官。無能舉於其職。有甚於今日之武人者乎。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無武難乎其國矣。請言之。黑子孤縣。內黎、外海。窺覺有人。四面敵、而諸不遑矣。文政何施。燕雀處堂中。無倚賴。有甚於此三千里地十一所而衞者乎。請言之。由瓊而北。十三布政。京師濟濟布列。有難言矣。特於思梅一武人言之。言之何如時也。流弊也。文武衣冠。誠自別於祖宗之舊矣。不有天之與我三代直道求自得師在人者乎。今天下事由書生矣。書生自黨。特無有天理人心振古可恃。其大者又無有天之與我聖則聖、賢則賢。在我而已。可死可辱。彼書生無得而奪之者乎。戰國爭雄。孟子有二者天也之說。師文王大五小七有幹而旋之矣。一王法度。衞使司其品三。所其品五。俯首聽命。有扁斯石。典章律例。曾有之乎。前無所聞。尙當自我。知能如百卉結實吐華。酬生造化。目前人不有清水王。我輩武人立之標焉。可以望而趨之者乎。瑞、平生仰止。一人而已。師王而行。惟恐不及。名宦鄉賢。瓊人無出清水之右。其襲職、署印。在武宗皇帝初年。武人未至今日之衰。而衰之始也。清水能之於先。曾幾何時。今日

乃不可能之於後。孟子謂挾太山以超北海。是誠不能。清水行義峻絕。風采無一時俗氣矣。要之。只是一塵不染。一私無容。聞其政暇便觀書史。絕不爲今武人酒食嬉羣之習。詩文無一傳示於人。善讀書者也。無搜摘章句之勞。坦然自得其性情之正。謂之非人能也。可乎哉。一時屯政、軍行。無一不當人心之舉。一人倡率。十一所肅如也。雖以之天下。無不可者。詩云。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由前信後。思梅之惠人。歌舞之矣。予之所取於侯者。則願侯如清水。收盛美之功。不願侯於無義戰中存煦煦之德。侯固握篆而總十一所事矣。勢不得舍侯他屬。況侯沈靜優閒。質美可上。由清水而入聖。舍侯無可以爲望者乎。用是勉之。以爲賀。人有元氣下陷。立死亡矣。苟非烏、附毒劑。無以達之。今者。希闊之言。類是烏、附實則和扁。參、苓、延年。久視非烏、附也。天下事亦爲之而已。思梅勿以爲訝。

崖州太守蔡養齋致仕序

蔡養齋知崖州事二年矣。一旦。有旨勒令致仕。出崖州士民意慮之外。庠弟子員。不遠千里。懇府、道、留之。不獲。詣予言曰。瓊、去京師萬里。崖、在府南千里之外。爲中國盡地。昔稱荒險。山草州縣。大兵兩及之後。海寇踩之。只一太守。孤臣孽子。小得生意。而猶欲奪之耶。詩云。昊天不慆。降此鞫凶。乞一言以爲之額。先生圖之。余惟蔡侯。擢自澄海。而來時萬歷二年十一月也。崖、老少逃亡。十百先日。二十年矣。今寇帆小戢。然一面黎。三面海。屯兵千百。又未可曰。來則備之。保障在是。無憂也。事未有定。復業爲難。煦育招徠。侯無所不竭其焦勞之思。而亦無所不極其綜理之計。無耕田之人。存先日之稅。侯緩其二。用其一。事之不得自

由者。應公恤下。百凡調停。類多如此。百姓倚仗而安。施雲霓於大旱之後。民之悅之。非偶然也。其尤偉者。四村仇激。徑自抵其巢而諭之。曲突徙薪。一州寧適。庚子、己酉大師十萬。有其功而亦有其害。未足爲侯言之矣。一時嵐瘴之憂。鴟爲疾不城事之痼。以此爲民。以此得謗。君子信讒。何寃如之。民士憤不得其平而言。然民士念自爲生之苦。剝牀以膚。激發於侯。宋蘇洵衡論重遠一篇。衡之刻也。曰。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檮杌、饕餮爲之縣令。而上不之覺。然則今有龔黃魯卓。民聲稱之。能覺之乎。勢使然也。不幸生爲遠方之民。自不幸陷於生長無計出脫遠方之勢。黜陟之典。無得於黜陟之當。太守佐屬。以黜故去州先年事。諸庠士則亦多爲不平矣。繼自今復有如蔡侯之寃。如蔡侯之寃而甚可勝憤乎。爲蔡侯憤。不能使日後受如蔡侯之澤。小人剝廬。憤之何益。小弁之詩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出位狂談。嘗以爲官於人。而人不之賢者。縱使衆口交攻。亦當視彼賢能同久任以觀其定曰無容播惡。朝聞而夕斥焉。是不講於毀譽愛憎之變。而又不曉於一警百之道也。我太祖得天下。起自側微。末受天命。以儆官邪。三十一年之中。重典峻法。正巧言沮亂之方。而君子之怒也。人有畏心。天下安乂。狐疑騶急於始。姑息優容於後。而今坐是爲累。用小弁之舒。行國初之法。上握審勢之權。下有吏習。而民安之益。遠方憔悴。聖天子瞻言百里之中。潤澤而出脫之矣。此在廊廟諸君子加之意。因蔡太守有深感焉。僭及之。以竢。

贈郡侯肖野郭公膺保薦序

君子之於天下。立己治人而已矣。立己治人。孰爲之心。爲之心。爲之心。自知之。得若失。心自致之。雖天下之理。無微不彰。而人之視我。終不若我之自視。無遁形者之爲的。不取信於我所自知之眞。取決於人不盡我知之迹。失之矣。肖野郭公。登壬戌進士。守瓊。代巡柳坡馬公。剡薦於上。聽銓司不次之用。光及寮寀。三府趙侯、四府劉侯。因布予言以贈。將舉柳坡之言。發明肖野平生之素。夫肖野平生之素。俟於柳坡。始發明之耶。肖野終已學業。俟於人言之。及乃致其力。人不我與。徹而不復前耶。性分無待於外。有待於外而爲之。非性分也。肖野公之心。吾嘗有以得之。郡百凡迎刃而解。言一知府。無難事矣。而日夕皇皇。常若不給。今人有未能而事與之共。同官之義。尙當奬而進之。況在肖野。望治之勤。日之升。川之至。西土怙冒文王視若有傷。光武中興。兩漢中賢主也。以百姓怨氣滿腹。誰欺自責。彼予一人。處心如是。言今日事。三州十邑。能處之無不如其。則環海而爲民。能使之無不被聖明之澤矣乎。一之爲累。承流宣化之職缺如矣。肖野能安之乎。我無安於是。人譽我於是。譽我於形骸之外。孰與我自謗我於肯綮之中。君子戒自欺。求自慊。二侯今日相與聚會精神。一堂之上。共而爲之。眞機實際。猶恐無能自改於其故民已。家國猶閒然也。又況分之以毀譽。得喪之私。瀆於耳。因以滑於內。內無純心。安得外有純政。夫吾心則有定。若乃毀譽得喪。則亦何常之有。御史特憲。爲天下公。柳坡言之矣。今日言肖野之心。今日成肖野之美。姑置之。所願二侯上體肖野寅恭之心。同寅協恭爲己責。自體呂祖謙請狼瞫之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哉。予於肖野公亦云。區區眞有以見公以傷視民之心。於靑天白日之下。而無閒知。必不以予之言非美盛

德之頌也。夢中呼其人之名。人則應之。呼他人之名。則不應。以其眞也。二侯曰。然。書爲贈。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膺榮奬序

今之入官而仕者。庠序學古之人也。然往往不滿於識者之意。天下之人不見官人之利。特見官人之擾者。豈其人之初盡不賢。則然哉。未仕學古。既仕則參之今日仕人之論。平生之學。不盡用之。今人之論。正今人居官之利。是故其說易以溺人。始有今古之歧。聖人從今之謬。大抵以正入者。以邪出矣。萬歷三年、某月。大東劉侯自邑博擢推吾郡。視事之初。抗然有執己守法。不混於俗之意。是雖未能事事中則。由其事、逆其心。胸中若有特操。有俗指爲薄侯行之者。有俗指爲膠固侯行之者。道在是也。今人誤認爲膠、爲薄。於此有特見焉。我自行之。出入於風靡波蕩之中。欲自比於矻立中流之柱。侯能久安於是矣乎。秀才初官。移其心而左。移其心而右。未可知也。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常欲小申己說。勉侯未至。堅侯已然。一旦。代巡柳坡馬公。檄旌所屬。意有大者。侯與焉。僚屬師弟子因以贈侯之言爲問。予欲有進於侯未及行。而意不爲頌。諸君子有愛人之德存於中。是以今日有贈言之舉於外。夫感我而厚。必有受其薄者矣。受其薄者怨之矣。有慫恿我之爲通。莫爲膠者矣。通、大抵在財貨禮貌。今日出之自己。亦先日取之自民。變通圓活。官有時譽。民之不當其害。無有也。聖天子爲民設官。今人入官。於可以爲干名進階之助。則庸心焉爲民之心置之。計毀譽得喪之外。失之矣。然則欲侯節推佐郡舉於其職。寧復有過於薄爲厚。膠爲通。勉所未至。堅所已然。擴充之以盡其大。無自畫於發見之初者乎。失職分、則失道矣。失道、失心矣。無一

可者.用是特書先日之意.復諸君.請持上爲贈侯.根本在是.擴充終始之.而節目無不周矣.柳坡旌侯.止於節目.不詳及云.

贈定安博莫君署澄邑事膺保薦序

澄邑.去郡城六十里.瓊、萬里京師.三州十邑.同一荒遠僻地.澄士瘠民貧.好爭喜訟.尤稱難治.貪泉易心.尹難其人.而士民亦鮮有以尹之賢.而聲稱之者.萬歷三年.缺尹.以定安縣教諭莫君署其事.士民翕然與之.代巡柳坡馬公.兼政教事.薦君於上.謂君異才.當不次用.協士民意.相率徵予一言以贈.予問其所以.則人同聲而曰.自莫君握篆之後.詞訟清.而村落無追拘之擾.催科緩.而事事存撫恤之恩.事無稽留.人無緣弊.里甲省約.一邑晏然.究君之心.蓋仁人長者之心.其不爲貪暴苛刻之爲.終身之遠.亦可以占之一日之近.夫澄訟事獨多於他方.無實之詞.最小民之情所難平者.今首以清訟頌莫君.且莫君於澄.暫署其事耳.今人凡暫署官府之事.稱權官.百凡姑應先日之爲.隨人之後.初非創立規則.垂久遠也.乃上得撫按藩臬之稱.下不失撫綏之譽.數月之間.當疲敝難爲之時.惟士民、惟聲稱、如一.君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君有立己講學之功.體立用行.是以出之.自能爲宜士宜民之政.先自定安學諭.督府石汀殷公首薦之矣.政與孔門弟子言偃出武城而有絃歌之效.子賤不下堂而單父稱治.道相近似.然則今士子一入官.遽以簿書禮節苛暴因循.各就其資之近而自許.已蹶其本矣.天下只此人心天理.而曰某方之民易治.某方之民難治.可信也哉.旱麓之詩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莫君之教定邑以之.泂酌之詩云.豈

弟君子民之父母莫君之署事於澄以之莫君無愧二詩用是賡之復士民請若夫前途事業方興未艾此特其發軔之初耳大都於此可見未詳及云

內江龔氏族譜序

蜀之內江有龔氏焉其先人福一郎避元末亂逃楚之蜀家內江遂爲內江龔氏始遷之祖發祥及今以其子姓之遠於先人言之九世矣枝幹蕃衍而皆端朴淳謹言義不言利故雖代無中人百金之產科貢寥寥有人未及仕始自懷川父子兄懋賞方入仕籍而內江之言名族則公井之龔氏預焉七世希遂漢臣八世以薦文魁亦嘗合心斷自可知之祖商具傳次圖譜聚合禮文附見圖譜之末不幸未就繼前人之志述前人之事懷川登甲科及今奔走王事未嘗不一日幷懷念也蒐獵多年具有成稿萬歷丁丑得持天子節按吾廣其歷事國子生受吾王氏文學家傳史才也出而託之討論潤色遂得完帙懷川幸今繼述之有成而又念無一言以引其端族人未知爲譜由來之意導而化之無因也屬之余余惟秦漢而下天下無世卿不復能爲五宗法士君子記其家人名歷傳次標初一人爲始謂之譜事不師古矣然人心有眞經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水木本原之地人心眞切之機也族譜執以故典物之迹示子姓於視無形聽無聲之中其機神矣有子所稱立本生道之原孟子所稱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大此機爲之宗法執綱紀於宗人之事族譜見綱紀於族人之心人心有切近精實之原孝弟有充周無窮之用譜握其機族譜之功於是爲大我祖宗孝治天下士大夫稱言詩禮其家大抵有譜純心忠義出自

孝子之門不多見有譜之文主張作譜之人非孝弟忠順之身無譜之實也子孫以虛文視譜則祖先之名次不神御史代天巡守二百年來瓊人未有見突於懷川見之邂逅開懷川三復旱麓之三章酬予言念懷川鳶魚會心其溫如玉銳意多年創有此譜龔氏譜得其實矣福一郎之神可以如見子孫繼序思不忘翊國家日升之運龔氏亦日之東君子執龔氏之譜見拔茅茹之象焉事在家庭之中道關天下之大爲是不辭懷川請具所以爲之序

贈黃村趙先生陞靖安大尹序

黃村趙先生楚之棗陽人也以己未歲中乙榜署淦學教事始至進謁於予視其貌忠信溫裕若有道然頃接言議久欣然若以是官爲幸者夫官教則呵從不足祿入不豐徒寄空名於諸士子之上一切紀綱程約不克自樹立且嚴戢時俗薄之師嚴道尊之實義善人多朝廷正天下治之實功世不知有此久矣先生獨欣欣然若加榮焉自非心有獨是其行之也將舉百餘年既廢之緒而直任之也能之乎心竊異之閱數月見其模範端嚴程約整戢道德爲師文課不廢凡一言一動足爲士子楷法士習稍稍不變計至壬戌二歲有奇矣先生之教無怠於始弟子服先生之化不歧於初教用有成卒如予所料人心同然先後巡按際嚴周公羅巖袁公春洲崔公均以志向高潔模範嚴整獎之蓋先生忠信淦一則行之外必能如其中先生以此職爲榮則知此職之不小其行之也必能盡此職之爲大師道立而善人多於淦有成效矣正朝廷治天下方日望焉先生歸自會試銓部以績最薦進靖安縣令天子俞之夫令控有一邑

祿入稍裕。呵從塞途。經百凡出納。苟效鼠狗計行之。可以厚囊橐。誇耀閭里。卽所當事。巧便吏書。習於計簿欺謾。苛暴勇猛。操切百姓。違道千名。雷同上下。上府每每右之。將有顯擢。故凡職列於教者。人恆以不可以府縣。以藩侯。以風紀。幾務短之。蓋謂所司之繁簡異事。所理之巧直異功。有司事。在巧迎善伺。時沈而沈。時浮而浮。與司教者之迂然禮義。抱守區區。相縣也。時俗之薄於教。君榮之矣。有司過峻厲。誇聲勢。父母斯民之道。幼學壯行之守。邈乎未之有聞也。世俗榮焉。君知反而爲之乎。孔子之蒲。以恭敬以信。忠信而寬。明察以斷。爲子路頌。夫治蒲三善。非俗人所以榮令者。聖賢每加意焉。先生忠信涼一。温裕不苛。卽所肅諸士子推之。則其見效於不偷。不擾者。特餘事耳。見禮知政。時俗所榮。先生弗爲之。必矣。雖然。道一而已矣。道行於教者。道之分量淺淺。在於能充。君子之守。亦一而已。守貞於教者。守之分量小。小貴於能執。令萃有百責。大抵刑教十之一。理財十之九。百職惟令。臨財惟瑣。惟多。民之黠者。訟。訟必求勝。窺釁隙以投所好。靡攸弗至。先生操持於始。能無變於終乎。今日而上。而下。而旁交。百凡垂涎於令。小不如意。輒怪言、怒色、墜淵之計行焉。得喪利害。李少卿謂。腸一日而九回。有之。先生無恐於一二。能恐於十百千萬。其人乎。眞西山大儒也。劉平國謂。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縣事、簿書山積。獄訟叢委。奸人倚以變化爲利。鼠穴其間。窒於此。則通於彼。市狡挾公符以暴於鄉。豪横肯朋比以威剝於良善。一不加意。民有不得伸籲而死者。先生能勤察於幽且險。剛斷其禍福於民者。與其可禍福於己乎。擴充未至。則道之分量有不盡。執持未堅。則守之分量有不充。世俗之所薄、所榮。終將出入於其間矣。吁、道云乎哉。吁、守云乎哉。

予於先生宦游於滇見善相示聞過相告舊矣故於諸弟子之需一言以爲先生贈也緘效顰由二子之相與贈處也備述縣教難易以爲先生誦

贈林東皋考績序

予於東皋先生均業儒友也然東皋令瓊山計七年於此矣實有大夫義焉古之人有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自斯言之出也故凡有位於人者雖心晢淑慝紀事執春秋筆焉其顯誦於人裂采而贈之者必掩咎爲美增細以巨雖以龔黃召杜顯顯然擬之者實反出嚴來下用是善惡詆冒莫可憑倚君子習見其然故凡采而書之颺歌而休頌之者皆將曰此不非其大夫義也雖歷歷可按者莫之聽焉夫以善惡之相冒若此聲乃底實莫能白之君子之心又若此今欲侈言以爲東皋贈也亦奚益哉是故東皋惠澤著於人心政聲播於行口績業嗇於郡邑之志瑞不必多爲之贅然東皋此以奏績行也行將擢而之他郡陟而之科之道其統賴有大於瓊山者統賴大則其績之所奏隨之東皋以其迎刃而解之才乘迎刃可解之力隨職業之所到執平日之所學者毅然行之罔徇身以忘國毋私己而棄民小之瓊山大之天下則聞譽達於遐邇功烈著於不刊循良憲諍映耀今古予得以從而鼓舞於其後矣吁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儒有見善以相示者東皋先生何以復我

參評

知縣參評

知縣、知一縣之事。一夫不獲、誰辜一民失所、予咎。所以入單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俗。則知子賤之政矣。履中牟之境。而見雉馴之休。則知魯恭之政矣。爲政不同。而要不外乎敬天、勤民之念。且災異上。則減膳、徹樂。譴告上。則蠲租、求言。凡膺斯民之責者。體上天之意。而嗛咻之。煢獨必哀。飢寒必恤。不骫一法。不私一錢。肺石下無梧邱鬼。覆盆中鮮鵠亭寃。爲民開必得之門。明必死之路。而雁聲不哀。鼠牙無訟。則政簡而刑清矣。此豈家有治縣之譜哉。良由萬物一體之懷。而誠求之也。乃今則異是矣。一旦綰半通。得一邑。遂沾沾然色喜。埋沒眞心。不惜廉恥。多方掊剋。以充囊橐。朘生民之膏。塡溪壑之欲。甚至有鍾乳三千、胡椒八百之誚。而不顧者。嗚呼、縣則古矣。官能清乎。槐根瘠矣。馬骨高乎。貪酷若此。殊不知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己。不可潔人。潔人生謗。謂所行不可認眞。認眞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鄉愿之道。待其身。以鄉愿之道、待吾子、吾長兄弟。浮沈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本縣初意。直欲以聖賢之所已言者。據守行之。自謂效可還至迄今四載。中夜返思。日日催徵。小民賣妻鬻子。未有完事之日。時時聽訟。小民爭鬬趨利。未有息訟之期。感孚之道薄。而民不化。燭奸之智淺。而弊猶存。徒有其心。未行其事。徒有其事。未見其功。誦法孔、孟、幼學之。壯行之。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有深愧焉。俗吏非所以語我。若曰稱知縣職。則全未也、

縣丞參評

官以縣丞名蓋謂一縣事宜與知縣和衷協濟承流而宣化之也誠靖其爾位無忝厥職好官自我爲之安知不與鳴琴而治者大展雷封之略哉是縣丞之事亦知縣之事知縣之事亦縣丞之責也如未入官門先營家計爵祿賄賂奪魄動心國病民寃如聾如啞縣丞之謂耶瑞自下車日竊心鄙之詎我寮列備官而未之講耶每見時可共言爲之卷舌事可獨任爲之卻步有如韓退之所謂涉筆占位署惟謹惟長官之聽漫不可否事治縣之績無一足紀是上人子惠元元之意不能承而宣之也非縣丞也

主簿參評

主簿者掌一縣簿書之事也雖位有崇卑職有詳要夫人莫不有眞性率眞而行之卽古所謂僅得一官亦可小試苟不盡分稱職金玉其外而敗絮其內也卽陟巍科登膴仕徒玷官常耳餘無容覩縷如錢穀一書宜出入明允無悖孔子會計當之說苟勾稽錯亂追呼朦朧有錢則寬徵無錢則急比且計糧數之多寡而繭絲之有大封小封以爲常規之入焉是憑家兄爲驅使了不能以自主徒老死於簿書間也又何異於王珣輩唯唯諾諾僅供公之喜怒也哉非主簿也

典史參評

典史掌巡捕民間盜賊爭鬬微事盡屬之所當小心翼翼晝夜惟勤棲僅一枝飲惟滿腹而已若位卑而言高祿微而謀大黑白出於脣吻曲直任其心胸指良爲盜爲己殿利欺肺石之無言棘林之哭置不恤焉何以爲民長上哉況屈一夫寃一婦天之霜旱隨之爲民上者可不緣此爲兢兢歟且又偏聽衙蠹相

助胯削。盜賊分其贓。爭鬬罰之紙。不幾乎祥符之五鬼乎。非典史也。

教官參評

教官、掌一邑之教。一邑之臃腫、薄質。俱賴其陶成。況門下皆俊傑之秀乎。所事事。比俗吏、簿書、詞訟、不同。雖不能如尼父設教洙泗、人三千。王通演教河汾、士八百。卽淯邑、簪纓濟濟。不爲少矣。掌學教者。謂可安閒以自曠乎。應將經書、性鑑、子、史、諸集、與羣弟子朝夕講習。月日會課。切磋琢磨。使之義理明、而心性醖。異日登之仕路。文章由道德發出。事功從學問做來。有裨於國家。有濟於生民。亦以見學優則仕之明驗也。瑞、仕淯邑。一載有奇矣。見諸生唱飲呼盧。逐羶蠅營。則有之。所謂經義治事。齋忠臣孝子錄。憒然罔聞也。是誰之過與。若寄空名於諸士子之上。典籍無傳。模範不端。虛糜歲月。爲身謀。爲家計。初入學、則索其贄見之儀。既入學、則需其送節之禮。於諸士子無毫末補焉。亦何以克稱廣文之職也哉。非教官也。

陰陽官參評

陰陽官、測日晷、星候、別昏曉雨暘、早晚氣節、以占一邑之禨祥。而決趨避焉。故有平子之推算。而後渾天之說行。有蘇子容激水轉輪之智。而後知星辰之躔次。故陽德主遂。陰德主閉。調而變之。無愆陰。無伏陽。人無災厲。物無天札。此陰陽所爲福國也。若今則不然矣。古有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巫女掌歲時祓除。霾浴。春官司厥政焉。近因周禮久廢。今陰陽官納銀充之。希圖罔利。每於朔、望、月蝕、大旱、雩時。而需索夫巫氏焉。問以陰陽之理。憒如也。不幾與古陰陽之設、大徑庭哉。以是而稱陰陽。是假陰陽不測之術而

行籠絡巫氏之計也、非陰陽也。

醫官參評

醫者、業軒岐之業。心天地之心。察病證脈理。識藥性以利一邑之病。故起太子於暴厥之頃。識豎子於膏肓之際。以之醫國可。醫人可。醫龍鱗。醫虎口有何不可。乃今之所謂醫者。不識標本。不諳經絡。取人之病而妄治之。幸遇病魔稍退。舍則揚然自誇曰。眞不龜手也。迨久之病竊發。請復之。或弦洪或沈濇。懵然無下手。而鼷鼠之技窮矣。更爲之詭其計曰。備諸籠中。得之無不效。但皆値龍宮物。因而索價之高也。而病如故也。夫非求醫者有心。爲醫者無恆哉。以是醫人。是以既死之心。醫未死之人也。然則夫人之夭札。反不如南陽甘谷中之老歟。非醫官也。

老人參評

古有庞溪三老。香山九老。此老而無與於民也。聖製老人之設。一鄉之事。皆老人之事也。於民最親。於耳目最近。誰善誰惡。洞悉之矣。尤擇一醇謹端亮者爲之。以年則老。識則老。而諳練時務則又老有渠人因搆一亭。書之曰。申明亭。朔望登之。以從事焉。是不計仇。非不避親。毋任口雌黃。不憑臆曲直。善則旌之。惡則箇之。此亦轉移風俗之大機括。而鄉落無夜舞之蚣鰼矣。乃今老人以錢神爲使鬼。希圖差勘。瞞官作弊。以肥私囊。聞有投訴。此行酒食曰。吾飽吾腹矣。彼私賄賂曰。吾豐吾裹矣。至兩詞俱備。狐疑莫決。徬徨四顧。不能出一語以相正焉。嗣是公道不昭。貞邪莫辨。嗟夫。人也。以位則居老之名。而智則反落孱口齟

氓下也。非老人也。

里長參評

古有五家爲軌。十軌爲里。里中有長。此里長與比長、鄰長、五等之長、並建。登之版籍。以供賦稅之入也。我朝規制。立一都圖。卽有十老里戶。而甲戶幫之。里之甲有甘苦與共之情焉。有臂指相使之勢焉。誰貧賤。誰困苦。誰逃流。誰人錢糧多寡。誰人丁口消長。彼盡知之。諸凡差役。一總其數於里長、而爲之徵輸焉。若果不好錢。不刻剝。無私向。有天理心。里旣無索瘢洗垢之苛。甲自無醫瘡剜肉之慘。甲內之老稺。皆得本老之里、而長養之矣。好縣官孰能如之者乎。則里長之設。當如周之里宰。黨正。體國奉公者爲之、可也。儻憑勢作威。當大役而有壯丁之重泒。應卯酉而有連累之誅求。或混扶甲首。以顯售其奸詭之謀。或妄開甲幹。以陰行其賄賂之術。有錢者徧爲回護。善柔者不行扶持。事兼利己。則同甲首作弊、以欺府縣。事止利己。則假府縣名色、而剝甲首。百計取錢。無心撫恤。致使村野蕭條。甲首流離。剝其子以厚其身。竭澤而漁。明年尙有魚乎。非里長也。

生員參評

我國家羣士饗宮。導之師儒。優之廩祿。復其身及其宗族。待之不爲不厚矣。至求士之可以潤澤生民。還報天子者。則鮮其人焉。何上之人意在得賢。而士之所希、在榮利也。夫天地所以生一物。卽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人之身而萬物之理備焉。萬物之理備於一人、故萬物之責。亦萃於一人。君子之仕也。彼萬物

之責身有之。故身求以盡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有負而必求其酬。有約而必求其踐。不得已而然也。今人不以行義。視君子之仕。以榮身及親當之。意向一差。是以百端施用。無一而可。昔人謂士非不修之家也。至應舉人官。耽利祿。慕榮途。患得患失。靡所不至。不能不壞焉。夫如柳子河間傳。則士修之始壞之終。固亦有之。然大槩不美之士。不必獻身天子之廷。然後人可得而知之。講之不明。守之不固。窮居之所以自修。自養。有彰彰然著者。試舉一二。今上人之鼓舞諸士子者。盡聲勢也。細推論之。多不協義。士子遂翕然而曰。是能作興我輩人也。是待士之厚人也。然則入官之後。其聲勢更有大焉。將無慕之乎。上而朝廷待士之恩。下而有司義起之典。如補增廩。如優免。如途費。非士子所宜與也。今越分而求。且紛紛焉。比之壎篪之乞相去何如。然則入官之後。其爲利更有大焉。將無乞之乎。謂義則與衆與之。助之成事可也。而今凡事有與於秀才者。不論是非可否。輒羣起而曰。護我類焉。習戰國背公死黨之風。更不知孔門不比不同之義。小人學道則易。使秀才學道。今人顧以惟難管目之。然則入官之後。其徇私植黨。更有利焉。將無肯朋比以壞國事乎。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今士子之施於家者。敍倫理。洽恩義。若之何也。議者比秀才爲閨女。孟子人有不爲。後可有爲意也。今之秀才。不爲處女。而爲淫婦。亦多矣。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負天地生人之義。孤朝廷作養之恩。非生員也。

吏書參評

昔人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吏書、主書寫文移。掌簿籍。預縣事。古稱庶人之在官者。

果有美意則及人之惠比之一介之士遠矣何今之爲吏者每以得利爲誇惟以得利爲誇故百端作弊無所不至時以狗吏呼之賤之也一爲吏而天之所以生人仁義禮智之道同於聖賢者喪之盡矣非吏書也

吏書常例上而二司撫按又上而六部寺院衙門愈大其常例愈多猾吏巧於騙財執偶中之事以愚小民小民暗於事體不知上人之心何心不知官府中內面文移是官府爲主吏書爲主見一人偶以吏書而禍遂謂無賂則不可見一罪偶得吏書而免遂謂有賂則可吏猾民愚弊非一日苟非上人逐一簿記所賂之事遇若事則諄諄然問是有賂與否小有犯者與者受者重刑加焉而又以身先之不可免也謂之以身先之者何吏書何等人也彼見夫內外搢紳之流開騙局以賂於人多矣而何獨不爲之小民何等人也彼見夫紛紛做官人裹金帛以賂人欺朝廷而竊榮祿罔朝廷以免刑罪多矣而何獨不爲之小民之愚可怪我輩讀書知禮義識事幾人也紛紛之說皆謂要做官則不得不如是然則舉天下而盡不爲上官之賂也吏部能盡不遷轉之耶舉天下而又盡惟上官之賂也三五年考察吏部能盡不黜之耶京官有分貲之費是以外官書帕不得已受焉孟子謂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爲之分貲是亦不可以已乎潛消默化之機誠在於上不在於下縉紳之常例不去而去吏書之常例不可得也

海剛峯先生文集卷之下

書

啟譚次川侍郎

聞公日有歸念。誠意伯入至。復領求退不獲之說。漢張楷之謂樊英曰。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是民也。公負重望而起。人之許公。公之自許。何如也。如斯而已。而遂歸耶。北來人詢及倉事。公勵精過人。殊爲欣慰。戶部錯認做箇錢糧收頭。猶之工部錯認做箇木匠頭。公今所事錢糧收頭外。戶口樹畜有進步耶。等而上之。大臣以道事君。疏通民情。成就君德。薦引人賢。無不可者。如此而歸。公於初心有慊然耶。心有不慊。必以初出爲悔。以初出爲悔。何不卽此一出行之。俾我心慊。老成典刑外。公無可望者。天地萬物。原君子本身上事。見難而退。自附於知止、知足之說。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誤矣。公今日只欲如漢二疏而已耶。賢哉二大夫。俗論也。謬說也。不敢爲公願也。

復王七峯瓊山知縣

承不遐棄。賜之華翰。捧誦之下。感激倍之。瓊山百姓。日就憔悴。正以數十年來未見一好縣官也。執事滿懷經濟。小試割雞。顧此僻邑。何幸、何幸。生亦與焉。用是日日南望臺下。切瞻仰也。今人居官。且莫說大有手段。爲百姓興其利。除其弊。止是不染一分、一文。禁左右人不得爲害。便出時套中高高者矣。此不足爲

執事道。因有感觸。姑一質之。人便、謹此奉候。外條約二册。呈覽。亦冀執事有以教之。有以取之也。諸不及盡者。惟臺鑒。

啟譚次川侍郎

鈔關李主政至。拜領尊札。公之愛我。蓋不特以同鄉之故而已。矯枉過直。古今同之。不過直不能矯其枉。然生之所矯者。未見其爲過直也。事期有成。必不至於宋人之戒。但公之言。自是龜鑑。不可少者。感荷一念。何可如之。何可如之。江南糧差之重。天下無有。古今無有。生至地方。始知富饒全是虛名。而苦楚特甚。其間可爲百姓痛哭。可爲百姓長太息者。難以一言盡也。國計不可缺矣。分外使用。及吏胥諸人之弊。若公少加意焉。寬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賜矣。江南巡撫完錢糧。是一大苦事。是以一言爲公濱。外條約二册。告示八件。就有道而正統祈酌念。

復趙大洲閣老

政府新命。聞之忻忭百倍。公任以天下。爲天下蒼生。不覺過喜幸也。今既數月矣。施爲次第。在公自有劑量。但周事業。具人心布方册。寧待請之人。而後知也哉。今人事權在手。每每不滿人意。病在借口時勢難行。因循遷就。公勿以此意安。斯高出人人之上。而天下與有幸矣。承諭、散兵事。已處之停妥矣。人之訛言。勿聽之可也。荒歲無從得米。事機甚是可慮。議濬吳淞江。兼行賑濟。乞酌米二十萬石。亦計無所出。不得已而懇之君父之前也。惟公力爲主張。使得成事。條約二册。呈覽。更祈加意詳教。

啟朱鎮山工部尚書

瑞、於正月內題脩吳淞江。今工夫已至七八分。飢民雲集。是以人皆以爲直畫成耳。自未有若此之速者。吳淞江則成矣。常熟縣白茆河。隆慶二年雖開。而淺狹太甚。是以三年之水。畢竟不能消洩。且青黃不接。時分尚多。吳淞畢工。飢民無從取食。計再脩白茆。已於今初九日起工矣。其工可成。與吳淞無異。望惟早賜題覆。銀在前疏議內取用。計無不足。分毫無取於民。而一則可以濟目前之飢。一則可以興百年之利。百凡無妨。老先生幸勿疑慮。

再啟閣部高中玄諸公

區區竭盡心力。正欲爲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上恩。報知己也。紛紛口舌。何自而起。且如散兵一節。此豈小事。瑞亦日夕拳拳。私訪公問。科本先後事。總無影響。可怪。可怪。此事從古有之。不平之恨。一笑而散矣。但生百疾舉發是實。不能再當官事。林下何曾見一人。日夕念之。家鄉萬里。老母年八十一。能將之而去。又能將之而來耶。是以一向不敢言疾。今則萬萬不得已矣。懇之君父。惟明公少加贊成。人情世態。天下事亦止是如此而已矣。能有成乎。母子天性。熙熙山林。舍此不爲。而日與羣小較量。是非萬求一濟。何益。何益。生去意已決。惟公成就。本內別有餘說。諸事垂成中止。不得其平而言。非悻悻見顏面也。惟公勿以爲訝。不宣。

復譚次川尚書

馮司訓齋華札至。知公動止。日益康裕。愛我、念我。無殊曩昔也。何感如之。何感如之。前者度嶺。渴想顏面。及有請於下執事也。至今爲歉矣。奈何奈何。謝絕冗俗。清心頤神。在公自是一道。生抵家。用公爲法。覺得此身、此心。在我腔子、日與羣小較論是非。雖曰我鎮定也。而不免逆心動氣矣。於人必有所濟。所濟幾何耶。乃知古人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良有以也。周柳塘莅瓊僅數月。作用矩矱。聖賢。非俗吏也。前守未之有焉。竟以上人忌言、罷去。南科道論止貴府贓迹。瓊人譽不容口矣。若貴府則未知實何如也。乞詳示。諸凡可爲瑞益者。統祈下及。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次川復書云。承問周柳塘公。此公守雄。興學造士。節用愛民。舉行鄉約。敦崇禮教。當於古循吏中求之。莅雄一月。生卽北行。相與之日雖淺。而地方受惠實多。竊嘗太息。以柳塘之操守。乃不免於多口。以柳塘之作用。乃不究其所施。不知造物者、竟何意也。同時。復馮司訓書云。柳塘公之清風善政。雄人喜之。吾輩頌之。此執事之所知也。愚奚容贅。附記於此。

與周一陽主事

聞二子父產鬻之一空。不覺駭痛。今人之遺其子孫者。計長遠、則置田宅房屋。謂此有根著。比之錢銀。隨手便於花費。不同也。蘇子謂。議及田宅。勢必不能復振。今一敗而鬻鬻之至於盡矣。賢親體死恤生。必有善爲謀之者。但前日賣屋銀五十餘兩。賣那買政田銀一百兩。已無之矣。今之所賣、又未必不如前之所爲也。寒族人、未至死絕。小兒四次鬻產。全無一人與聞其事。有是理哉。伯父老年得塔。自謂頂天立地。終

世維持及幼子。今日有此。親友紛如。見利爲謗。叔姪翁壻。其親親者。生不得辭其責矣。執事抑何以爲之耶。維今善後。當是何如。乞詳示。

復周一陽主事

來札以不敢一毫肥己自誓。執事之疑誤矣。賣者以執事爲名。人可樂就。買者以執事爲說。人必無辭。此亦人情常事。生非以見利疑執事也。二子之所親者。生與執事。此與執事圖之耳。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執事分也。執事責也。若謂恐外人有意度之謗。一切不與。且不能止之不賣。則不惟忍生者之無依。且辜死者之負託。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執事終得以辭其咎耶。二老有靈。今拳拳於抔土之下矣。執事念之。

復沈萬川會昌大尹

虔中交與二年。與會道里不遠。政事如公。未聞有疵議也。今日之說。何自而來哉。何自而來哉。近與五臺朝夕。乃知公受讒。自有相與歎公之厄於所遇。如此。如此。夫君子盡其在我而已。事久論定。從古而然。縱使不定。亦豈君子之所宜預心哉。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吾儒學問。其功夫止責己。不責人。誠如孟子三反顏子不校。卽媒孽之所自用之檢吾所未周。卽縣空之所指。用之防吾所或蹈。是今歲因寒之裘。將之爲歲歲禦寒之備也。因謗而益。其益不既多乎。若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而改行以求通。得之少。而喪則多。不敢爲公願之矣。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承厚意。敬付私念以謝。惟諒之。

啟劉石圃誠意伯

承教多矣。以冗事未能奉復。種種事須汎畢日往巡歷應天面及之。平生愛公念公非有所忘也。散兵頗多寂無轉盜之事無俟再收。或有浮言置之不聞可也。吳中刁訟略無分毫事情而駕爲天大之說。誠可駭畏。生亦未嘗不重處也。除發府縣外衙門前嘗不絕七八人枷號。又先痛打夾苦之。候月滿發驛充徒。曾有解審二三起俱原告中途脫逃。解人告稱聞此重處聲也。生心喜之。謂可以稍息刁訟矣。公訪問可知其故。楮末所諭。曾無萌蘖。公蓋念及此感感。容別日更有相煩也。人回謹此奉復。惟臺鑒。

復吳悟齋操江都院

承諭誠行之可洩小民數十年不平之憤。牌行解散。尤是良策。生已促裝南歸。以俟後之君子。而生不與矣。百凡區畫。生幸吳淞江成功之速而成耳。餘垂成中止。奈之何。奈之何。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業。從此入山之深。入林之密。又別是一種人物矣。有懷如海。忙不及述。統祈體諒。

復胡杞泉都掌科

罪罟中屢承垂念。鄙人自揣何以克當。周急有義。卻爲不恭。是以未敢踽踽然闕尊意也。拜辱之餘。感德何已。今日之事大抵無至誠惻怛之心。不知忠告善道之義。罪在己。不在君。若果巽法兼濟。不激不疏。言當其事。而不爲招訐。患指所必至。而不爲遠害推己及君。切中情事。而又同心同道。多其人焉。天理人情。安知其無濟於事耶。委之曰。吾皇之不我受。言之損而無益。是亦借口而已矣。此在諸公深思而圖之也。

安否關宗社、利害在生民、與道可姑待、事在得已者、不同。若以併死無益一語蓋之、進退兩無所據。瑞不敢以諸公之言爲然矣。承愛甚、致私念、附謝。高明以爲何如。

復歐陽柏庵掌科

承諭。聖人無近功速化。今日行之、明日見效。皆伯者詐術之私而已。此說似矣。實非孔子言。必世後仁至三十年遲矣。然爲魯司寇、男女別途、豚羔不飾價。子貢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未有若此速者。是則何爲聖人。卽此道法、卽此至誠惻怛之心爲之。可以見效於數十年之後。亦可以收效於俄頃之前。必世後仁之中、自有綏來動和之妙。不言其速、而自無不速。猶之男耕女織、數月而後得衣食。遲矣。然自此以後、陳陳相因、有餘粟、有餘布、無速無遲而不得。此以其初言、法制未備。聖人亦必有以處之。非坐視待至數月也。縱商賈傭功、場圃夫腳、嗣往與來、莫非王道。亦莫非孔門事業。今人每鄙書生迂腐無用、勇猛能操切、史書仕宦盛氣於世。正以書生知王道之遲、不知王道之速也。假如於今賊臨城、臨村、破滅呼吸、乃曰候我去做務農講武之法來。其可乎。醫家急則治其標、治標亦醫家正道。而非旁門邪術也。治標與綏來動和、作用不同。姑就速化一端言之。富國強兵、陋爲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富國強兵耶。什一而徹、田獵講武、富國強兵、天下之於聖人、莫是過也。謂聖人言義、不言利。兵非得已、天下寧有這等凝聖人死地聖人耶。自謂我爲天德、爲王道。一謀畫、一施行、大大小小求之而不可得。說爲矣、而又不見其出手爲之。苟且因循、日挨一日、止是以一件有待不可速做、藉口答人。此天下所以厭儒人迂腐

無用。而尊孫、吳、管、晏也。伯以速道誤天下。儒以遲道誤天下。其害一而已矣。詐術猶可支持目前。腐儒目前日久。俱無用之世。主樂就功利。厭仁義之談。厭腐儒也。無所倚仗。不得不然也。今日有眞聖人出焉。速過孫吳千百世。主無不樂之。樂之、非眞知德義可尊而貴也。樂其遠在孫吳之上。富國強兵。見目前也。許魯齋謂。學以養生爲本。或者以不知道譏之。借口養生爲富積計。則謬矣。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人。死矣亡矣。而後可以爲學耶。賜不受命貨殖。顏子庶乎屢空。未聞顏子聽其餓死。不爲生道計也。儒者迂遠而闊於事情。無所用之。有賊臨城。行冠禮者。有一籌不展。抱守忠義。俯首就戮者。聖人原無此等道理。原無此等忠義也。呂祖謙謂。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韓。莫利於聖人。莫鈍於申韓。此道此意。知道君子。自可得之。於其速不於其遲。伯道也。爲其遲亦爲其速。王道也。天德也。公區區說。不免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敬布所見。求正。非敢爲辯也。

啟徐存翁閣老

瑞不幸有荊婦之變。哀苦中、忽聞尊公致仕有旨。不覺駭歎。夫遺詔、亦有人以爲不可者乎。小人欲行己私。變亂是非。無足爲怪。今天下較前五七年天淵矣。然南北未寧。水旱日甚。以太平視之、亦天淵也。倚賴元老。今日急事。何至有是。何至有是。化隆俗美。唐虞三代。今不敢用爲公望。補其偏。救其弊。乘便因時。一事而爲一事之計。則公可自爲力。亦天下人所見爲公譽也。君子不能一日忘情天下。況公通籍三十多年。國祿君恩。天高地厚。有不可解於其心者耶。萬一論久而定。天啟聖衷。行止之間。似當別爲斟酌。多後

日之功。補前日之過。亦公厚自爲計之道也。聞舟抵維揚。遣官辦候迎。致私願。惟酌意。

復巡按龔懷川

區區凡自上府而來者。必問新院行事日嚴峻而風采有加。人人同言。又云。亦自有寬處。雖嚴而不爲刻。惟士惟民。喜色懽心。百年來一人而已。來翰稱同寅謂之過當。傳聞二司近日皆不得私自取與。酒席之小。亦有限而不得爲過。無乃此其人有不便爲之言歟。我輩行事。當自信之以吾心之理。若必俗人之言。轉移吾事。是雖或無關係之小。而機之所至。敗大多矣。二諭今人久迷不知。公發端言之。恰是聖賢正當道理。恰是國家正當法度。而又舒錫崖持正不私。唐敬亭發聲徵色。與公行之。無乃德星會聚。士子反正。一大機會耶。士民望公如望父母。落月滿梁。生亦時時在念。台從果於何日慰此人心。先年。亦有按院到瓊。相傳以爲勘事。而非正差。若提學。則正德間宋端儀二次案考各州縣。皆親發落。渡海雖險。子細看量天色。萬無一失。其亦有之。乃民間輕身冒利之人。而非官府中之事。道府同有阻言。是亦過慎之意。不可信爲行止。瓊生員每三年方得一考。又多是先行府官截取。有賞無退。士無懲戒。以故人才寥落。科第不多。今日得比甘肅事例。瓊人之幸也。不然。明公倡先題請。能使提學如公。一年一至亦可。惟公酌之。今天下事。尚是從頭差到底。我輩止是從中做起。中起不差。猶可。但恐中起亦差耳。執事中起不差。能保其終不至差耶。巡按令行、禁止。一省事無不可。士君子得行其志。宰相居中。不及此官。可使事權不在己之日有。今日有權。不爲之。悔哉。直己而行。無復顧忌。是在今日區區之見。幷附告。

啟戶部正堂劉清渠右堂陳洛南

祿米改折得公主張題覆小民得存五六萬米倍常喜躍生與有地方之責何感如之何感如之今年水荒甚是異常先以題災在先九月十月復遭淹沒府縣亦不復再報是以改折分數小民皆以爲災數過之而有報少之恨今米價日增一日逃流刼奪勢所不免二三月間又不知何處取米也今議興工賑濟乞酌米二十餘萬石蓋不特吳淞江當濬亦不得已而弭其亂也此事甚是苦惱生每思及此寢食不安恨千里阻隔不得與公面談所以也二十餘萬石不過京軍一月支銀而已事無難行而可以救江南千百萬人之命祈公力爲主張速賜題覆不勝幸甚

復按院張惺宇

領教祭贈本當遲遲良是約在二月初一日出不再奉瀆近南都諸公謂陸路夫馬短少陸非如水一舟而載事可一定生原疑之已如命矣單外量加之矣若舟行夫則有餘裕生一向南北行不及此數非以己不能而難之人止爲惜此糜費耳承諭了見執事心無彼此事求同濟雖生亦寧有各自爲異之心耶惟執事諒之酌之而已事行已定恐不必再加也尊差回謹此奉復百凡統希鑒照不宣

奉王忠銘翰林檢討

生以事村行及歸而公渡海北上矣區區別懷至今爲歉北來人謂公試官事畢即當經筵進講啟心沃心雖藉之言語文字之末然大行其志卜於是矣鹽梅廟廊霖雨天下指日於公屬之忻慰忻慰雷上舍

行謹此申候。天眷方新。愼爲調燮。以慰天下之望。又萬里外拳拳意也。吾瓊年荒盜起。百凡比前一二年急促爲甚。臺照所及。一吹噓之。而事或不同矣。何如何如。不宣。

復沈繼山

許對葵任日領深意矣。去年之冬。延至今年之夏。未得對葵人便之說也。然臺端氣候無日不於心目之間。曾恨此等人天地間有數。有之而又不得朝朝夕夕。如之何。如之何。區區愛敬。具見山亭記文之中。今不爲贅。少有可進者。大抵今人生斯長斯。多是脫不去一味功名富貴之習。見在富貴。更求富貴之上。見做二品官。便爲一品受用。見做三品官。便爲二品受用。人欲無窮。心無紀極。若身當禍患。除去不戴紗帽員領之外。不免昔日順境氣度。則亦與之一而已矣。況又有言未必盡合其人。有言未必盡當事體。人豈無辭。士君子原有身心功夫。此功夫不分窮達。小刻九册呈覽。中有識見不到之處。記中復中臺見未愜如也。言之言之。陽江千里。面晤無由。只今筆札之所及。是亦神交之所及也不宣。

復郭夢菊

旋衢歸田之日。承尊意矣。卒然不報。遂至今日。豈無便人。閉門少有交接。有行人而生又不知也。然其心之勤。未必若書之怠。分守道王用吾。有言。官階四品。十外年宦途。而歸日租屋。清操可知。是也。是也。有賢如兄。況是鄉年之雅。握手平生。心胸如見。可一日而不仰思之乎。所恨鄉井同而有二千里之遙。回念京都月日之會。反不可得。不與一時相從。刻薄致有今日。然數年間日所發揮。亦得區區見平生之素矣。此

心何尤。山林人又有山林作用。碩人之寬料。不至求田問舍而已矣。如月旦之爲評也。前十年能守。後十年變節。不能。願惟高明堅之。遙望飛鴻。附永矢。爲門下進小刻五册呈覽。便中亦有可教。不吝金玉。願也。幸也。不宣。

復舒錫崖通太兵備憲長

門下之處瓊也。何如哉。何如哉。比冰之清。配玉之潤。而才猷又足盡發揮之。暢中形外。利與人興。害與人革。至今言兵備海南第一人也。甲科當之。卿相而日久矣。奈今惟有資格。故公尚爾。然官爵、足爲士君子輕重哉。今二月之末。生應命北上、渡海。計至維揚。當得面晤。而事又相左。盛使至。捧華翰、而拱揖誦之。恍見顏色。拳拳然、聞過之求。蓋德盛心下。有道君子。自是如此。尊惠本不可卻。但以近日上任。殊厭南都虛禮。今日猶然。曾有告示峻絕之。不可曉人。分彼此。謹附來人璧上。北望通太、大方。高山仰止而已。心乎愛矣。言不盡意。惟崇鑒。

復周柳塘瓊州太守

我公守瓊之日。何如哉。何如哉。生不過傳此黃童白叟之口。寫一時感德之意。非有一語字減益也。時共事之人。萋菲不一。謂瓊人墮假物計中。不覺其假。豈韓退之原毀情狀。唐流今日猶然耶。可怪而恨。然此足爲賢者累哉。天下事。有似損反益者。今時稱清明君子。向用事久而論定矣。他山之石、非可久借攻吾玉者哉。南箕貝錦自旁觀。論曰忌人、曰害正、可自君子求之已。論不曰夫豈無因不可二月之末生應命

行而華札適至十詠如對行李匆匆未暇和也偶便肅此上復容日勉所未能別致蓋樂公之樂亦生喜爲不厭者餘種種未能詳及統祈崇鑒

復汪渠瀛廣東巡按

主恩三四及矣如天之高並地之厚然瑞今何年耶古人致事有期而今過其二杜少陵之齒髮自料曰意深辭苦瑞之謂矣況人情世態見知於一時焉保有終於後日漢魏桓謂宮女千數其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觸類而長小小補塞其罅漏或不如不爲之爲愈也天民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夫豈爲高索哉謂事機理勢不可行於天下者不能濟天下也公祖之惠義不得辭使旋暫附之謝其行止遲速可不可俟面日請之種種今未言及惟崇鑒

啟鄧純吾原廣東巡按

生朽而無用十六年矣一旦有賢門下及華溪翁挺然拔之以今正旬末邸報二公薦章之旨二報通政三報部請不允四又報南院先歲之冬王忠銘梁霖宇亦有啟而曰起用卽矣明明天子意也生自知枯槁無用卽古之人引年計之非可復出時矣又思有君如此耶千載一時而忍負之乎二月二十八日欣然離家三十渡海至化州報陪點至電白報改陪爲正五月初四之夕抵上新河十二日方得上任蓋諸冠服未便兼之左右足瘡也上任例當題知入便謹此上達幷附之謝區區日夕閒上答明聖下酬知己略無一不滿之心矣奈年力不足以副何今日亦進退之間也惟一一教之進之愛也不一

復賀澹庵

門下三遷之瓊。日月無久也。瓊州之人。至今在念。黃童、白叟、皆曰。賀公之不久於瓊。自是我瓊緣分爲薄。蓋賢人君子。一有施爲。施爲自別。百十年功業。可以失之一日之閒。來諭云云。則又可異。無中生有、而以加之公。加之而至如是如是、何耶。大抵今日人心。殊不能少似弘成先日。禪宗學問。視世界空而無有。今日安心要訣也。生初至南都。禮文與先無異。未同而言。曾具峻語絕之。不可曉人、分彼此。厚意、敬託來人壁上。今吾故吾、惟公與生。受、不受、無所不可。勿以爲訝。種種意語。有待而未盡者。秋冬交候。公杜至。促膝及之。公無負約。惟崇鑒。

奉貳守陳南川書

邇者。海寇猖獗。中外惴恐。未嘗頃刻寧息。厚祿官軍。無分毫用處。無許承宣二百餘兵。城池倉庫。舉以授賊矣。糧餉之薄。所以無怨心。怠志者。料素稱愛民、練事、如執事者。歸府之日。有厚賜也。牛酒之出。市井欣欣。咸謂黎兵敵愾。當百倍前日。然鄉兵、打手、黎兵、人多物少。而奉行左右。又失執事美意。無勞者攜肉歸城。而黎兵所得。有名無實。二骹之肉。聞其衆嗷嗷口語。賴土舍叱之而後受。是酸酒、骹肉。非徒無益。反生怨心。宋以羊羹喪師。衛以使鶴辱國。此何等時節。而猶吝嗇、壅蔽若斯耶。財者、上之所輕。命者、民之所重。惜所輕而欲民舍所重。衛我焉、不可得也。恤死厲生。正今日用人之訣。黎兵死於澄邁之戰。身享殮祭。妻子厚賜。周縣丞良有見矣。生員鄭德賁之死。非可盡以輕生例之也。居民皆若人焉。海寇寧能揚揚入村

落。窺城市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取焉。官軍閒能強戈向賊。皆德資罵詈所致。曾射傷海寇。脫軍士數人。正所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也。執事不聞有哀恤之意。將何以厲死難之士哉。執事運籌於中。僉虛江介胄於外。諒有大爲瓊民保障者。兵聚白沙而他所多缺。我師遲久無爲。賊衆猖熾益甚。中外疑焉。似此二事。尤爲不當人心。可以坐生呼吸之變者。伏惟執事。執爲匹夫匹婦復仇之心。周詳謀畫。毋以一郡生靈付武人。身任其勞。勿以緊急事體委庸吏。再調黎兵以布要區。廣募勇士以乘戰勢。毋稽遲以失事幾。毋疑畏以餒士氣。則總戎之能。與愛民之政。幷著於時。而瓊民感功報德。於億萬斯年矣。瑞不勝幸甚、幸甚。

再奉武守陳南川書

竊惟執事。清白之守。愛民之政。任事之能。瓊民歌頌有素。行將鐫之金石。紀之史志。自昔武瓊政者、所未有也。第爲民父母。亦大艱難。毒刻者、民無望焉爾矣。執事愛民之心素孚。民之倚賴於執事、亦重且急。陳爺回。我輩得安生之言。既聞耳矣。在今日則又以爲執事有容賊、俟賊、飽颺自去之心。而無決戰之志。謀勇如虛江。亦竊議曰。畏賊如虎。不用瓊人。而俟打手。不過私己貪功之故。夫海寇殺人之慘。擄掠之毒。有甚於今日者乎。苟有仁心者。將食不下咽。求所以處之、必矣。況仁能之守。謀勇之帥。若此議論似出舛妄。然揆之事迹。則或有以致之。蓋處海寇與山寇不同。山寇有巢穴。海寇無定所。大兵一集。則彼將飄然遠去。故海濱之善擊賊者。不與賊較多寡大小。而惟伺其便。或接其遠出之快馬。或乘其獨存之大船。誘之

伺之。千方百計。嘗以爲大衆之舉。不如乘便之捷。目今寇虜肆志。玩視官軍。快馬常離大船百里外。遠擊村落。大船亦屢相離拋泊。便可乘而顧諉之曰。無人。夫孫子之能兵。婦人可試。鋪前等處。素多擊賊之手。雖奪利一事。壞於前人。誠心之招徠。鼓舞之有道。今不得而用之耶。巧媳婦之難於粥者。爲無米也。今則不加火候之功。而非無米之故矣。請舟糧於廣梧。調打手於昌感。救不止於一月之遠。而獨守白沙一區。目今東擄一村。西擄一村。若蹈無人之境。則急在朝夕之近。生靈幾何。可久堪此荼毒耶。用兵之道。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賊勢若此。能必其不自他道以窺我守不足之城乎。論兵來賊去一事。民之深仇不復。猶之可也。上人之謀爲。士卒居民之備豫。殺掠易於他府。所得多於別方。既昭然在寇目中矣。此之慕利復來。黨與聞風繼至。自今以後。瓊將何以支哉。竊子謂一大治之。則終身創矣。正今日之謂也。而顧不爲兵行糧隨。無撫按明文可據。然前人固有罰某罪人修理某學舍。某公廨費以百外兩計者。又或作私情於某士夫某士夫。十兩二十兩者。上不能如汲黯之發倉粟。下不可爲轉移之計乎。值燃眉之會。而行此權宜。似亦得策。凡此數說。雖不可決云至計。然千慮一得。諉之曰。民不可與慮始。惟以候兵船爲持重焉。非特漢人所悲。以百萬之師。爲一使之任。昔有性緩者。其家失火。至近親之家。取梯以救。方與斯人揖讓相禮。坐定而後徐言取梯之故。梯至而其家灰燼無存。今日持重之謂矣。夫職在一郡者。惠在一郡。則有一郡之功。處置乖方。則亦貽一郡之害。朱砥翁莅瓊。要其初政。亦温然慈良長者。徒以攝兵之故。遂致議者。以狠兵殺掠多寡。科其罪。君子或以爲確論焉。吁。可不愼哉。伏惟執事。仁民之政。既專美矣。今

日之事。尤當曲爲區處之計，毋以事之得以自遂。幷權之不得自專者諉之。使厚責望者得以置之議、曰。軍旅之事。或非書生所長也。吁、非今日難中之一幸也哉、事在聞見。不敢不以實告。惟執事裁之度之。

與瓊鄉諸先生書

瑞頓首再拜。敬質之諸老先生、大人、執事。竊惟婦人處人世。其大不幸者。夫亡勢不得與夫偕亡。而抱守區區孀處也。故婦人之喪其夫而寡者。古以未亡人稱之。然至朝廷旌處。官司榮獎。誦書知禮道。苟以世教爲身荷者、褒賞之、傳列之。舉呈而進之有司。冀達於上。惓惓汲汲。則必孀守之婦加焉。何故。蓋忠臣、烈士、貞婦、孝子、上植天地之紀。中揭人道之大。下立世道之標。均處人道之難。而彼婦人無師友開明之功。匪名義驅役之故。獨絕情感。哀念夫子於數十年之後。心堅金石。行信四時。處心積行。所關係感發。尤非淺小故也。瑞甫四歲、喪父。時母謝氏年二十八。承父志。勵節確守。經今三十有四春秋矣。一終之行。無毫釐玷穢。古稱陶嬰、共姜、詎直可以相上下而無愧焉者。蓋母幼麤識書史語。瑞少學口授孝經、學庸、等篇。質稟近剛一。父性警敏不羈。不事家人生業。相勵護持。能使內外不致乏絕。先後苦鍼裁。營衣食。節費資。督瑞學。至今雖衰疾相仍。不能一息少暇女事。爲疾憂計。日夜同瑞寢處。訪詢戚近。惓惓然舉而託之嚴明之師。以琢以磨。兼有父道。瑞今日稍知禮義。勉自愼飭。若非冲年背父者。盡母氏諄諄開我力也。持家有紀法。教子有義方。律身有正義。喪父之日。有所親、以日者推算進。母舉焚之。誓不再醮、如日者語。執之今日、不變。夫豈偶然。夫士君子行善。取快於心。非徒取華於其名。婦人潔飭乃身。凡以畢天之與我而已。

是安足置齒牙間者。假而上獲旌閭之榮。下獲紀述之美。於節行亦何所增加也。瑞顧區區舉而頌之人者。是是非非之公。本無擇於途人父母。而綱常之義。守貞爲重。昔子厚游岐邠。聞必廣詢秀實逸事狀色。爲韓太史上。矧瑞荷恩罔極。知之實眞。見之實詳。且辯者顧乃掩匿而不公之乎。世有言及族戚。君子恆不以了信承之者。蓋謬執諱親之私。其習久固。經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誣親也。孔子直父子之隱。孟軻宜周公之過。垂訓之文。不少矣。於父母祖先獨略焉。寧揚善時於親親避哉。然則聖賢不以褒貶之權假其親。蓋可見矣。又其淺固有誣揚親行。竊寵榮稱孝者。遂致人得以詰所揚。而反疵之。言議紛紛不已。誣親之善。顯親之惡也亦多矣。而瑞獨何以用心。獨念吾瓊先輩師法。如曾白潭。亦其彰彰著者。徒以莫爲之名。經久不與鄉祀。其他著卓行而負屈稱。加美名於敗類。時不少焉。況中閨事迹。罕可得而著聞者。獨非君子之所宜盡心乎。公議不行。俗將無以爲勸。桐江一節。漢鼎賴之。瑞非嚴痞之身。有不能自已者。故縷縷爲諸賢者誦。若夫行之可褒。與其言之可信與否。則惟下執事以所聞見參之。事在清議。非敢以一毫私意、爲母辱圖也。瑞不勝屏切頓首再拜。

教約

爲申明教約事。照得當職雖嘗有志於聖賢之學。而質魯力薄。終未能至於其閒。環顧其中。無可以表率人者。但志圖補答一二。而例之所得。今、官也。一無以爲諸弟子勵焉。夫何以稱。用是悚惕。強白飭躬。求足以爲觀法地矣。外有一得。可持以爲修進助者。取爲諸弟子論之。本職欽承明命。請以嚴師自處。諸弟子

今有一日之雅。當以從令自盡。一一遵信而強行之。本職籍成以免瘝曠之責。本職幸也。如其不然。亦豈敢以姑息從事。輕則威行夏楚。重則兼請黜降。是亦今日事也。爲教日久。諸弟子之不信吾說也。先爲諸弟子嚴之。

計開

一、學問之道。朱子所揭於白鹿洞學者。五教之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爲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辯之。篤行之。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接物之要。大槩備矣。諸生率此而行。夫何學之不進。第今人雖知聖門之教有在。而每援事之無害於義。從俗可也。自恕則於此不能無戾。試舉一事。如册報、類減年歲。甚者冒他方籍頂他人名。原厥心。未始不以通弊自諉也。然德之不修。機實此在。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言所知所行。無非爲存心設法也。損年圖進。此心已陷於不誠。不一之地矣。更學何事。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請爲改圖。約諸生五日內。一一將年甲、籍貫、三代、腳色。從實寫報本學。請提學道另行更造册籍。諸生凡素行類此者。亦痛自滌洗。勿以惡小而爲之。庶乎不遠而復。自此無不慊心之事。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爲賢爲聖。異日爲國家建偉業無難矣。

一、聖門之學。在知、行。德行屬行。講學屬知。愼自修飭者。決無不講之學。眞實讀書者。肯棄身於小人之歸

乎。是故知行非有二道也。然今稱德行文章則當有辨。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慊焉者。其惟鄉愿乎。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此其爲人之槩也。今俗則惟此是譽。諸弟子寧無若柳子所稱一凡人頌之。自以爲喜。而陷於此者耶。至吾輩之所謂義氣人者。又自可笑。非傲慢猛悍。不遜不弟之爲。則出入衙門。把持官長。攻訐他人長短。逞兇圖利之行。孟子養浩然之氣。平日以不見諸侯自守。或人申棖之對。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諸弟子請於此辨之。今後凡一應優免訐告等事。不由本學申請。幷先行稟說者。縱有司見容。本職亦不汝貸。

一、文也者。所以寫吾之意也。吾平日讀書體認。道理明白。立心行己。正大光明。吾之神也。作而爲文。不過畫師之寫神者耳。孔子涵養至到。論語之言。莫非中和氣象。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論七篇者。曰泰山巖巖焉。蓋自所見所養出之。莫加毫末於間也。孔孟之文。天下至文。論語七篇。後人作文之法也。今則舍此不務。不求之心。而求之講章墨卷。臨文則取夙所記憶者。改竄首尾。影響模範。就文求題。則題意不可得。求人則人品不可知。將舉而見之行事間。所言又無著實地步。夫朝廷養士。蓋欲異日爲天下用。諸士日逐營營。必小有裨補後可。乃今一生讀書作文。於國家身心無毫毛補益。謂之何哉。昔之評詩者曰。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愚於此亦云。竟爲濫惡之物以欺人。非工之良也。舍其梧檟。而養其貳棘。則爲賤場師焉。請試思之。俟本職酌取數篇爲式。日後仍踵前弊。不流之胸中。而取之他人者。縱極詞華。亦加朴戒。

一、學以知爲先讀書所以致知也昔輔漢卿、會粹朱子平日教人之法、定爲六條、曰居敬持志、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詠、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兼之前博學審問、數事、讀書之法、無越此矣今與諸生約、將四書本經通鑑性理、分爲十二分、應月考、又自一月中分爲二、應朔望講書、又分爲三、應日課、諸生自量資力、次者減性理、再次者減通鑑、再次者減經、非甚不得已、必宿號、宿號者、兩日背書一次、復書一次、畢講書、用辰時、三六九作課、用巳午時、將作課、發落前課、不在號生員、去學十里內者、朔望赴學、背復半月以前書、送半月以前課、在十里外者、月考赴學後一日、背復一月書、送一月課、發落月考、在再考次日辰時、取便村居生員也、發落課、亦同考、用二十九日、凡位次、俱是本職編定、無得搶越、將明唱名平明、命題唱名過至者、責准考、封門後至者、從不到考者論、作課規矩、亦同、諸凡程限、正欲諸生著緊用力、而又不失於驟迫、若居敬持志四事、則作文皆復有可驗者、就先人之已試而立之法、非作無益也、諸弟子行之、

一、體用原無二道、明經體也、以之商確世務、必有道矣、第經術、槩言其理、世務、非一一自其事而講求之、有不能中肯綮而盡事情者、昔胡安定以經義治事、分教蘇湖、其弟子多適世用、今之三場五策、正其事也、乃今則徒縣括帖以應矣、朝有多士、而世務無賴者、亦奚怪乎、諸生如經史稍通、堪居仕列者、量將邊防水利等事、每月約討論一二、本職就中命策考試、否亦於背復時、詰其所以然、今之攻議世務、舉伯者之說也、自謂適用、而不知其謬多矣、昔孟軻以輔世自處、謀事齊楚、則曰、非吾所及、至推其極、

亦不過強善以俟後人一步而已諸生愼之

一、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蓋內外交相爲養盡飭之道莫非進學養心中急事也今後諸生凡遇一應聖壽正旦等事幷在學家居見官閒處拱揖拜立皆必如禮其有放縱不檢者除在學糾責外本職訪知亦行重治

一、冠婚喪祭之禮廢久矣所以久廢之故正以無士人爲之倡率也蓋小民未嘗學問知禮義見越禮者之耀俗從而效之無所紛華於世者則廢不舉遂致斯禮澌盡今後生員之家值冠婚等事敢不行稟併不依禮而行者痛治之其以父兄託詞者尤可惡夫本職舉拳於諸生者冀淑天下人也乃今不能淑一二親父兄耶諸生異日將爲朝廷治平天下也乃今不能小小以禮齊家耶此等人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一、古者執贄以相見明有敬也矧弟子之有求於師者可無敬歟然受命以教與此則又不同蓋師生分定朝廷爲諸弟子求師不待諸弟子將敬而後求教官爲朝廷設教不謂諸子不求而不教也諸生參見拜揖外不許更執貨物以進凡俗例所云送節酒食饌先生者俱不許舉行夫朝廷設有教官將謂爲爾諸生益也寧曰剝諸生以肥教官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一介不以取諸人也一介不以與諸人也諸生欲以道義自處請先以道義處人

一、學校類置公堂銀兩蓋於生員之冠婚入學幫補起復等事酌爲科斂以充學中費也夫冠婚等事諸

生寧無小費乎有力者當而助之義也今反科剝其道何在或又謂無公堂銀則諸師費用無自出猶之可也一應上司綵帳於何取之夫上官果賢則諸生以文章爲事歌之詠之傳之序之又不然而行人口碑之賢者得以光不朽矣不賢而歌頌及焉是諸生忍見一路之哭滅是非心矣且今帳文歷頌其美私居則痛訐其過匿怨友人孔子恥之本職誠不欲諸生爲此不情舉動也延平多賢上官然執帳文而歸正賈誼所謂牆屋被文繡可痛哭流涕者而諸生獨何喜爲之今日以革公堂爲急帳文次之上人有緣是怪責者責在本職於諸生無與也

一、諸生接見上人會典諸書明有禮節今後於明倫堂見官不許行跪學前迎接亦然本學在郭外接官不許離關門出郊野憲司官至本縣一見後不許再同有司行三日揖有犯於各衙門罪人也亦勿得免冠叩首奴顏哀免自貶士氣蓋不特本職力能爲諸生立一赤幟位尊者德必大其遵制尤篤諉之曰一介書生可以生於人可以死於人有不得不舍禮以媚人焉是亦以小人心度君子腹也諸弟子無恐

一、凡一應祭祀等事禮生幷齋詔書人員俱本職秉公自行編取諸生但有言及者必加重責其因之射利又不必論矣

一、鄉賢名宦孝子節婦朝廷旌之禮之所以彰先德勵後人也有未舉者諸生商確舉之舉之未正者商確請廢之知而不言異日將何以直言天下事耶學校公論所自出諸弟子行之

一、諸生人衆。本職稽考不能經久記憶。今立大簿二扇。一稽德。一考學。稽德簿。記某月某日某生行某好事。某月某日行某不好事。責幾。禮貌得失附焉。考學簿。記月日背復何書。全記。幷記多忘少。責幾。記忘相半。責幾。記少忘多。責幾。考課之記。如之。寫字敬簡附焉。歲終。執此歷歷稽驗參酌。書之三等。更爲一大賞罰。諸生失之前。宜補之後。不可當頑鈍無恥之責。有厥初求一於終。不可當始勤終怠之責。

一、諸生住居學左右前後。某街某巷第幾家。城中某街某巷第幾家。約去學幾里。某村第幾家。約去學幾里。書館如之。師某與某生員同會。一一具帖。同年籍送學。俟本職投之於簿。此蓋非獨以爲號課呼喚之節。諸生家之所行學之所習。亦或緣此有知也。

一、學吏職在供寫文案。今後紙筆費用。俱係本職區處。敢有因幫補等事。索取生員一錢。幷爲生員改洗文卷。決無輕貸。夫上人每每賤吏。正爲趨利酷也。我於人無不愛且敬。況爾之有勞於我耶。第本職養諸生。如父母深閨養處子。任爾納賂。生其利心。學校地光明潔淨。容爾一賤吏私爲汚穢。理必不然也。爾愼思之。

一、凡所示條約無非欲諸生立有成就。父兄愛子弟之道也。子弟獨無愛父兄之心耶。本職無似。輒領今官。睠日而祝。昔之教戒我者。不在上矣。昔之箴規我者。不在左右矣。識見昏愚。心志怠忽。是將奚賴。孔子於商賜。有起予之歎。惡聲不入於耳。於子路致欣幸焉。諸生知不以我長而難言。匡之翼之。予之福也。本職離師友。得此。其感報當如之何。

以上條約大槩也本職初至學中某善可與某弊可革尙未盡識容與諸生會議幷參酌提學道教條別爲更定

治黎策己酉科中式策

天下之事圖之固貴於有其法而尤在於得其人何謂法經畫而條理之卓有成緒可考者法之謂也何謂人所以經畫而條理之卓以成績自許者人之謂也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則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則法必不能濟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則夫今之瓊黎其處置之法固所當講而以身任事之人又非瓊人之所深望者乎夫執事之問革心宣化之圖山川夷險之勢叛服失得之由愚生固曰得其人之爲貴何也誠見夫蠢茲有衆可以一鼓而擒而直爲是廑廑者亦曰地險不可以馳驅兵強不可以禦敵不知自古及今之寇未嘗不據險以爲強自古及今之師亦未嘗畏險而長寇苟我不弱天下無強兵苟我術周天下無險地瓊崖衞所之兵自邱文莊奏不許征調以來今日已如驕子其不足以應敵也明矣故前郎溫之敗皆未戰怯聞千里臨敵先期於敗爲之也先哨去而後哨改彼欲進而此欲退爲之也今日之禍雖有以激之使然然猖獗二年崖民死徙將盡未有能剿絕而安輯之者尙得謂之有人乎今上命赫然舉兵誅之夫以萬全之力視此直狐兎耳其束身繫頸計日可待也然愚生之所憂者元至元屯田立學復起文河之憂毛伏羌提師壓境不開十字之道欲爲目前苟安之圖不思萬世無窮之利根株之不拔則未必後日之不如今也夫瓊黎中處環海州縣譬之人則心腹之疾也失今不治必將浸

淫四瀆而爲四肢之患。皇甫規所謂、虺蛇入室。不可一日安焉者也。故愚生以爲今日之計。不過堅持開十字道之心。固執立州縣之計而已。自此之外。雖議之之盡其方。處之之盡其術。皆下策也。何者。昔之議者。謂盡殺黎類爲忍。而究其所以爲說。不過曰。禁商人之貿易。則黎無以爲矢刃之資。夫利之所在。人共趨之。雖死有所不顧。而況於鐵首其戎者乎。是奸商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於盡禁者矣。不過曰。禁軍民之逃亡。則黎無以深刼奪之毒。夫徭役不擾。俯仰足資。固有樂之者。況於州縣復爲之毆乎。是逃亡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於終禁者矣。不過曰。治土酋之刻削。則黎無以爲變亂之激。夫讀書知禮義者。浚剝良民。雖廉恥有所不顧。而況於土酋之無知者乎。是貪酋雖不可不懲。而有不容盡懲者矣。始終誤宋者。在一和字。姑爲一時撫綏之計。不可以策黎也。革心宣化。效且遲於百年。官吏之遷陟不常。人性之貪暴不一。以一人之身。而思一以德化之。不可以策黎也。所宜乘今日大軍之勢。首惡既平之後。開通十字大路。州縣之所可移者移之。屯田之可徙者徙之。遷良民之無田者佃其中。其不宜剿滅者徙之於外。夫然後爲百年之計。而瓊民享無窮之福矣。不然。今日赫然之舉。復如前日收兵之速。剿除雖盡。於小民無所益也。又安知後日之不如今。而復爲民害乎。又不然。而徒曰革心宣化云者。吾未見州縣之不立。十道之未通。而可以革心宣化也。嗚呼。此所以得其人之爲難。而非得其法之爲難也。愚生之所憂者。如此而已矣。而其所以策於執事者。亦不過如此而已。若夫山川夷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瓊志歷歷如照。愚生欲語而未暇焉。狂瞽之見。惟執事進而教之。

雜說

嚴師教戒

嘗讀至論。謂尊崇正學在君師。紹明絕學在宗師。至發蒙後學而提督之、又有教師職焉。此歐陽永叔、祖韓昌黎之嚴謹而宗風之者。師固足重也。若人能攻我之病。我又能受人之攻。非義友耶。故尼父以善爲芝蘭。臧孫以惡爲藥石。君子能隆師、親友。則霧掃空澄。纖毫不苟。浩然之氣。寒乎蒼冥。果何至是。得力於師友者良多也。夫人、外無師友之益。而欲所行之協於道。亦難矣。瑞爲此懼。一旦召神立腐子下誨之曰。瑞、女知女之得生於天地之間者乎。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師一一倣而行之。非今所競躋巍科、陟膴仕之謂也。女今亦小寓於其間矣。入府縣而得錢易易焉。宮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於此乎。昔有所操。今或爲悒悒者。一易之乎。財帛世界。無能屹中流之砥乎。將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則愧影。疑則愧衾。徒對人口語以自雄乎。質冕裳而有媚心焉。無能以義自亢乎。參之衣狐貉、而有恥心焉。忘我之爲重乎。或疚中而氣餒焉。不能長江大河。浩浩然而莫禦矣乎。小有得則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諱己之疾。凡百所事。不免於私己乎。窮天地。亙古今。而不顧者。終亦不然乎。夫人非無貽之患。而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虧爾形。上辱爾先矣。天以完節付女。而女不能以全體將之。亦奚顏以立於天地間耶。俯首索氣。縱其一舉而終已於卿相之列。天下爲之奔趨焉。無足齒也。嗚呼。瑞、有一於此。不如速死。三復斯言。凜若嚴師。丁寧夏楚之督爾上。紛如直友箴規。啐詈之諍爾旁。

訓諸子說

二三子之從游於吾者。何爲哉。天之生此人也。而百責萃焉。古之人、所謂通天地人曰儒。大學之八條目。知所先後其事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了此無惑。故從其先得者而問焉。其不免日程課於文藝者。蓋有司須此以貢士。發揮而涵泳之。於此與有力也。其售不售、不與焉。今之從事於學。有以聖賢自許者乎。而決狀元、進士於科第者。人恆壯之。此學奚自而來哉。瑞於諸子。有一日之雅。於經、授或未盡焉。而飭躬勵行、人之模範。敢侈然自謂足以當之而無歉者。然學求以復其良而已。操心治心。此不師、而師之嚴切者。諸子謂無以過我而師焉。或可稽之經傳。質之子史。反之清夜。瑩靈之氣，固徒曰吾惟師之從。要亦蔽焉而已。聖賢以識眞誨人。其說備在方册。踴躍於諷詠。而不能以自已。昂昂然、張膽明目。直欲毫髮終行之。此日新之地也。行之而牽於俗。不免有怯心焉。則志立而氣不充也。仲由不恥縕袍之立。孟軻藐大人。伯夷之敢於非聖人。而不顧時舉而服之。心胸之間。往來不置。或者充養之有機乎。不然。徒綴酸文。識陳語。爲後日富貴故鄉之計。視百責於我何如。縱其一舉而進立於卿相之列。吾爲二三子醜之矣。夫求富貴利達。而妻妾之羞泣從焉。眞心也。施施而驕其妻妾。失其初焉者也。孔子得子路。而有惡聲不入於耳之幸事。師、無犯無隱。究其所以至於若此乎。君子之無恥。色忿而詞忤焉。聖人亦不計也。二三子何以復我。

借山亭記

才滿天下事不立於天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蘇子稱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賁育失其勇。蘇秦、張儀失其辯。氣之謂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始資學力擴充之功。終在長育涵泳之力。秀水繼山沈先生。其主事刑部。一日出有廟廊之言。不死遠戍鳴陽。蔡二守就陽江邑中之隙。捐俸搆亭。爲講習所。扁之曰借山。借之爲言。天地萬物。本同一體之義也。一旦上心有悟。山亭或非久居。繼山之所繼山先尹番禺。繼屬西部。日可見之行、未大也。鳴陽何取於繼山。而期之若是。曰期之以氣瓊樓盛子必余記之。夫氣充體無可見。而君子必此觀人。氣在我則我大也。我大天下之物爲小。歐陽修以諫官事宋仁宗。率復劄子言。今言事之臣。規切人主則易。繼山時處其難。浩然天地之間。繼山之謂矣。夫俗說亦有一端之執。養氣而助之長者。非善養氣者也。請與繼山別白言之。孔子稱管仲於今受賜之功。孟子無取。孔孟有異道哉。孔子取一時之急。蓋醫家治標之論。孟子言王道之全也。嘉、隆、之中。正胡廣中庸之會。岳老目擊其後。而一埽新之。祖法如見其短。其非有在也。此則短中特見之長。時指之刑名。目之操切。如雷發聲。物同應之。夫操切、言把持、人力強斬齊。而人不便也。大學絜矩天下。言順天下之情。不言徇一人之便。孟子七篇。王道矣。下可運之掌。齊國、天下莫強焉。不足置意中也。功烈如彼其卑。孟子自不得爲管仲讓。紛紛疏議。邈乎未有軻氏意也。操切、刑名、我心何據。瑕掩人瑜。我又何別。可以服之天下之人。操切人而人怨。然則須因循苟且。聽之日趨廢墜。而取悅人耶。天下有望治之人心。不見有行治之官吏。民之疾苦。尙先日也。今舍格心、正本、勿論。道、有急於此乎。操夫人必痛之而後畏之。情可收一

切之效。不能清賄賂之原。本不能峻追贓之警。後猶幸興事考成。竊竊然。扶衰有助也。求之言者之言。或併大小而無有矣。相公以一人身。應天下國家莫大無窮之變。鄰人之追羊不獲者。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或過不及。相公不可護謂無有。天下事有義理。義理之中又有權要。不思之天下勢而已矣之中。不求之一二日萬幾之隱。恍惚怨言。隔靴搔癢。朱子指熙甯元豐之爭。其說多出安石規模之下。余於今亦云。以此而氣。是曰助長之氣。無已則干乎。孟子、不操切人也。五畝百畝之規。爲庠序孝弟之申。謹交鄰有道。一怒以安天下之民。撻秦楚之甲兵。平糶市之征。布時食。禮用雞犬牆桑。未嘗一事弛廢。結繆孔悝之難。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請以是記。

贊蕭氏一門二節

予讀東洲李太僕所爲雙節傳。觀二母寡於華年。依孫子爲命。歷三四紀。而念夫之心。迄如其始。矢心天日。苦志絲枲。未嘗不壯其競於守。而可爲頑懦者、寓激勸也。嗟夫。人之自立於天地間。能以其身爲天地萬物之依者。其道有五焉。五教、貫三才而爲一。君子重之。然聖王制世御俗。所急而且先者。惟臣之良。婦之節。崇顯褒異。拳拳然持此以爲天下勵者。是則何故。蓋以義合者。而能不悖其心。可以改醮而他從者。顧守於一志一行。類無往非其自立之地焉矣。況夫、遇有常變。君子覘人。恆於久、近、閒求之。昔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久近之謂也。是故夫亡則無所爲矣。無所爲而一從不移。雖金石之堅。未能遠過。彼夫存之備。婦順而家理。甯未足爲難矣。士之從事於上。多者計三四十歲。少者亦不下十餘歲。承於顯或

悖於幽、毅然誓不以所職負吾君者。競於始或渝於後。歷年所而心一焉。彼殉君於日月末足爲難矣。藩宣不悖。可以見臣義之終。孀守克堅。足以辯婦行之備。故君子論人。廷之效忠。閨之著節。無軒輊焉。而厲世振俗。獨於此拳拳焉者。亦以其久且大者。身有之五教。於斯貫焉故爾。雖然彼士嘗學問。知禮義。以應上求者。親師友以徹蔽。酌古今以達疑。謂能盡所事焉。可也。閨中之見。視此何若。矧士之布列在位。考其所以受人策命之寄。而不貳乃心者。則或鮮焉。易於閨門女子之間。難於多士講學之際。二貞並萃。獨非君子之所歆揚而不容自已者乎。孟子曰。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況於親炙之者。竊慨臣義之衰。節守之壞。有如三才所藉以立者。而僅於二婦焉寄之。則夫祇念母氏不改之心。奮臣子不悖之義。侍御公之造福南粵。有必然矣。予粵人也。鼓舞之懷。不能自已。用是書之以頌。

龍南令雁峯吳公墓誌銘

龍南令吳公之捐館舍。星霜屢易矣。其鄉所撰行狀。則鄱陽令王子汝爲也。公之季嗣覺、以誌銘久未有屬爲缺典。乃持狀詣予。泫然願有以請也。予爲公晚輩。蓋素辱公教雅者。不敢以不文辭。謹按狀識之。公、諱誠、字明卿、雁峯其別號也。南湖之西有峯名雁塔。公居瀕之。因號焉。其先閩之延平人。世居永安之貢川。大父諱本、字淵泉。娶羅氏。生子二。長大用。次繼祖。以避景泰癸酉兵亂。攜繼祖入瓊。續娶滕氏。生女榮姊。滕氏卒。本擬歸閩。以繼祖與榮姊語瓊。畢其婚嫁而歸。更繼祖名俊。字子賢。娶周氏。有賢行。生公。公幼穎悟過人。稍長、嗜學不倦。年十五。游邑庠。踰年。考妣先後繼喪。公哀毀如不欲生。葬祭盡禮。姑氏榮。先適

李舉人明年二十四而孀無子矢志不二歸吳撫公如己子爲之聘娶教戒諄切公獲勵志舉子業無內顧之憂正德丁丑姑辭世公哀慟如喪厥妣殫力葬服喪三年鄉人義之具請於郡旌焉時桐鄉王公佐西洲唐公冑會修郡志載之孝義傳附錄諸名公詩章以美之庸以風世也己卯公領鄉薦嘉靖癸未試禮闈弗第遂就諭柳城時按院謝公督學唐公雅重公文學檄統八桂書院五經帥事尋委修柳州志咸以成績蒙旌丁亥擢掌教贛州督府唐公復命修郡臺志凡諸諫草詩文多屬焉以其才識見推於上如此公在柳時唐公以鄉雅密遣缺膳百金公固辭至再唐公爲之愧服在贛有指揮某罹法當刑以公受知督府密遣三百金求免公揮而卻之唐公聞之深加歎賞其以廉介見重於上如此乙未擢令龍南首蠲宿弊四十餘條嚴禁令絕苞苴獎善化惡植弱鋤強民賴以安有龍南書生馮堯者以強盜株連繫獄公力辨其冤釋之遠近稱明縣與龍川和平接壤流賊肆劫難制初督府陽明王公剿三浰招二酋謝鉞李鑑者給以冠帶使戢羣賊至是縱黨爲殃公乃建議當險置舍巡守緝捕遂持軍門檄入賊巢相地二酋恐誅出迎公廉得其情因設議以賊滅賊密遣武士檄二酋期日擒斬諸賊解功行賞如期無功先加滅戮二酋悚息受命會沙頭賊徐守沐等僭號猖亂鉞鑑伏兵擒捕上功軍門悉平餘黨境內晏然其以勤能效勞於上如此縣中巨猾陳悠徐杲龔素黨羣賊以賊破尤公適小民詣縣告攸幷占田土公明正其罪攸怨益深遂與杲賄屬泰和刁犯蕭福揑詞誣公公直之當道得其狀寘之獄公復視事因浩然歎曰道不可行矣遂懇乞休致丁酉冬解組南歸闔邑士民攀留無計臥轍挽舟者斥江路有遠送至數百

里者。咸戀戀不忍別。蓋公能愛民如子。故民愛之不啻慈母。然歸則寓樂烟霞。絕迹城市。靜坐一室。左右圖書。布衣蔬食。晏如也。公古貌古心。孝友篤至。蚤失怙恃。每遇春秋誕忌。日輒興風木之悲。姊年八十。無依。迎養不怠。沒則以雁塔地葬焉。性尤好義樂施。有稱貸者。罄囊與之。不計其償。課子講學。從者雲集。教人以立心無妄爲本。樂道人善。口不言人過。鄉人咸信而慕之。凡有私鬬。皆就質平。因參酌藍田鄉約。朔望會衆。舉行。期以反淳敦薄。至今賴焉。晚養靜湖南。疎闊世事。當道有司。每延訪加重。時有廖安者。以人命誣訟公。兵憲巔泉胡公詰之曰。此非郡志所載孝義者乎。立置訟者於法。明晨。命車就拜。對語移時。因四顧坦屋。歎曰。眞清白吏家風也。小洛何公按部至。聞公名。造其廬而禮焉。郡推徐侯邦佐以鄉飲累請。公不至。躬率諸生詣門敦請。始一爲之出。其恬靜足以激貪儒。大率類此。生平觸景興懷。動必形諸吟詠。所著有雁峯集。詩。晚年日錄。其文集凡若干卷。藏於塾。歲戊午。泊庚申。寢疾者三年。絕粒歷四餘旬。而精明不眩。乃屬其二子曰。汝曹知溯本源乎。予大父淵泉翁。豁達温雅。常以琴書自適。至瓊。以賈爲業。有市絹遺金者。既去。候其還而返之。予父純和府君。端恪恭遜。與人無競。鄰有屋垣侵其址。僕輩直之。輒戒止曰。彼所侵咫尺耳。何以較爲。尤輕財好古。有債負。則焚券示之。吾所以有今日者。祖父積德。不可忘也。公享年八十有二。可謂以德致壽者矣。公卒於嘉靖庚申年。卜葬於白水塘那潭之源。寅山申向。蓋鬱鬱佳城也。復爲之銘曰。於惟吳葉。延浦發祥。生此哲人。裒然瓊陽。吏隱南湖。既壽而臧。斧屋之封。精靈永藏。有穀以貽。奕世其昌。令名不朽。湖山蒼蒼。

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剛峯海公行狀

嗚呼。公正氣直節。獨行敢言。業已簡在帝心。昭於國史。卽愚夫稚子。俱能道之。安所事狀。顧有隱衷、微行。足以師世、範俗。而或出於士人所不盡覩記者。不佞龍、忝在戚末。事左右最久。親炙最眞。寧獨忍不掇管詳之。而令泯沒爲。公諱瑞、字汝賢。其上世以來未詳。在國初。以軍功世廣州衞指揮某者。隸籍番禺。今爲番禺人。洪武十六年。答兒從軍海南。著姓於瓊。遂爲瓊山人。不再傳。而族氏蕃衍。明經紛起。有諱寬者。以經行聞。領鄉薦。知閩中縣事。卽公大父也。寬從子澄。登成化十一年進士。爲御史。又有諱潤、諱鵬、諱邁、皆舉於鄉。俱名賢。有諱瀚、係廉生。瀚、卽公父也。以公貴。贈承德郎、尙寶司丞。加贈中憲大夫、南通政司右通政。母謝氏。封太安人。加封太恭人。贈公警敏豪蕩。不治生產。公甫四齡。而贈公捐館。太恭人年方二十有八矢志勵節。日夜與公偕寢處。口授孝經學庸諸書。長就外傅。爲訪擇嚴明師託之。其貞一不渝。似柏舟。而慈訓孚翼。則有斷杼和丸之風。故公嘗自謂。勉自修飭。若非沖年背父者。母氏之力爲多。然公立志之堅。任道之勇。則故其天性然也。公生而頎秀挺拔。風神迥異。稍知識。直欲學倣聖賢。而紛紛世態。皆無當於心。以聖賢教人。千言萬話。只是欲人識其眞心。率其眞。而明目張膽。終身行之。卓然不牽於俗者。聖賢也。昧其眞。而餒其浩然之氣。不免與俗相爲浮沈者。鄉原也。非聖賢也。今天下惟鄉原之教。入人最深。世俗翕然稱僻性。稱太過者。多是中行之士。而所稱賢士大夫、善處世者。或不免鄉原之爲。鄉原、去大奸惡不甚遠。今人不爲大惡。必爲鄉原。而孟子功不在禹下。當以惡鄉原爲第一。公蓋隱括叔季人情物態。盡

於鄉原一言。故其平生所學。惟務識眞。必爲聖賢。不爲鄉原。力破夫無害從俗之說。獵較受賜之說。仕不爲道、爲貧之說。以爲此皆聖賢偶有爲而言。今紛紛爲俗夫庸人藉口。豈不大謬。居恆、著嚴師教戒。召神立腔子下。誨之曰。瑞乎。女知女之託形於天地間者乎。天付完節。女須完之。毋宮室妻妾動心。毋惙惙易操。毋財帛世界。而中流不砥。毋對人語雄。而愧影愧衾。毋質冕裳、參狐貉、而有媚心恥心。毋疚中而氣餒。毋矜能、而諱醫。毋自許窮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而終或不然。有一於此。不如遄死。公執此以往。終身誦之。自謂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然猶見時之人。紛然舉俗說以進。擢夫纖節少徇。竟亦天地不肖子。於是復撰客位告辭。與同志者共砥淬。而自號曰剛峯。以代箴警云。乃若屋室之間。人所忽易。公獨謂。於此不謹。性命之理。卽爲之壅閼而不流。君子造端之道。謂何。以故位內位外。刑家肅然。一切男女僕役。至老死不踰閾。閾相往來。處伯仲姊姬。恂恂怡怡而坐立跽拜。則惟禮是閑。有從子鵬。與公年相埒。同鉛槧。同寢食起居。又同上春官。然言必名。事必稟。毋敢幾微媟狎。司徒郎二溪楊公。於鄉爲先達。年最長。而於公之門爲姪壻。相見間。公纔弱冠。必持叔丈禮。不以長故。貴故。稍假。在郡庠時。獨與一二同志。辨學明古。卽郡博且嚴敬。不敢問餽遺常例。瓊人士莊爲道學先生。相率師事。公惕然。爲作訓說以詔之。曰。今之學者。決狀元進士於科第。人恆壯之。此學奚自而來。聖賢以識眞誨人。其說備在方册。惟潛心玩味。而踴躍於諷詠。時舉仲由之不恥縕袍。孟子藐大人。伯夷之敢於非聖。服之心胸。往來不置。或者充養有機耳。其程文藝。則曰。文、不過如畫師之寫神者耳。窮一生讀書作文。而於國家身心。毫無補益。何異宋人所謂、可惜一生

心、用在五字上者乎。故公之用心。匪特恥爲聲詩。卽古今文詞。要以闡發性靈而止。雖不稟古則。而自成一家。大率如其人云。嘉靖丙午。督學林公。始刮目公文。已廉其行誼。大加奬賞。適有所出婦許、訟公。且誣裝貲。林公詰問。以出妻、令其可嫁爲對。至所誣裝。俱不辨。惟稱貸倍償而已。林公益重之。己酉。督學蔡公繼至。試題有不曰白乎之句。手公卷。珍玩移時。因詢知公微隱事。歎曰、茲所謂湟而不緇者、非耶。是歲。公舉廣東鄉試。而應癸丑一科。會試不第。而當四十強仕。卽毅然自決、曰、士君子由科目奮迹。皆得行志。奚必制科。遂就教。而瓊方平剿黎岐。安戢未定。公始舉於鄉。所答平黎策問。嘗有開道立縣之議。得者已才。公經濟。至是。伏闕上書。復申前說。其略曰。瓊之黎。自弘治十四年、迄嘉靖二十年、二十九年。凡三大舉矣。臣嘗以爲弘治間開道立縣。可無嘉靖間兩次大征。卽今大征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鵰剿。年年守戍。聞者韙之。已下兵部議。復獻圖說。計便宜。燦若指掌。而議竟寢。已授南平學教諭。始至。申諭曰。教官非塾師比。職、欽承明命。請以嚴師自處。諸弟子有一日之雅。當以從令自盡。乃首揭朱子白鹿洞五規。輔漢卿會粹六事。并摘鄉原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棖剛者之辨。反覆啟迪。以發其眞心。作其浩氣。毋論諸生講讀升散。必宿號舍。卽其家冠婚諸事。亦稟請循禮而行。毋論行檢。大節所係。乃兢惕。卽減年微細。亦曰。卽此已陷於不誠。不一之地。更學何事。相見拜揖外。不許更持一貨物進。而參謁禮儀。斷斷執會典憲綱。力以其身爲標幟。明倫堂不跽。道傍不跽。迎送郭門不出。上官至一見後。不復同有司作三日揖。郡守、諸大夫、視學升堂。教官謁。左右跽。公居中挺立。諸大夫色沮語侵、曰、安所得山字筆架來。蓋

指公也。公志在行道。而一入官區區禮節不見諒。謂此闕陷世界。何能有濟。遂告休。郡丞某、恚公甚。欲鷙去。太守某。獨愧悔。曰。彼所執竟是吾誤也。時大司空朱鎮山公爲閩學憲。聞之。取赴正學書院修書。公力求去。鎮山公慰留。曰。平生所學謂何。所出謂何。只爭一跽耶。公乃留。按院至延率諸生候郭門。有分守道某先進。見公長揖不跽。而誰之侍者以海教官對。隨令侍者物色公接按院。作何狀。已按院進。公禮如前。分守公聞之。吐舌曰。今世有若教官耶。夫會典憲綱故事。皆廢格。而獨創舉於公。難若不無駭迕。而理有同然。則固更相歎服。謂當於古人中求焉。用是抗顏於南平四餘年。所如一日。而守相臺察以上咸鑒涵之矣。閩中若驛傳。不命有司。而獨檄公酌議。公謂驛遞之疲。千瘡百孔。盡由近年關文冒濫所致。今當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而復國初五馬三驢之法。此爲上策。乃若因職級崇卑。以爲應付多寡。而借關不行。中策也。禁止迎送勞擾。而就中稍爲調停節減。以求諧俗。下策也。蓋中策、下策。公已謂非國初之舊。然皆救時急務。故特舉之以爲閩計。明裁革必可行乎。而公之由縣令以至巡撫。則固從上策矣。戊午春。擢知淳安縣事。一履境。覩痛苦萬狀。詢所以。歎曰。天下事都被秀才官做壞了。豈直不才。貪殘剝充囊橐。即賢者亦鄉原。正道交戰胸中。窮竭膏脂。博交延譽。乃輒歸咎朝廷征賦煩。不可爲。何也。征賦即煩。各有定額。去什一未遠。而額外無名。可省不省。朝廷爲之抑諸臣爲之耶。於是申飭所行事宜。而先爲明其意。若曰。知縣、知一縣事也。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使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己。不可潔人。潔人生謗。謂凡所行不可認眞。認眞生怨。取禍不顧

朝廷之背否。而以鄉原之道待其身。以鄉原之道待吾子姓、吾長兄弟。浮沈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而丞、而尉、而師儒、而里老、而生員、而吏胥、爲各申飭。謂自吏胥而上。誰不身任民物之責。與有民社之寄。獨奈何自營私爲也。卽其所宜著爲潔令。名曰淳安政事。蓋自信其粹乎聖賢中正之道。我祖宗頒行畫一之制。相與執守之。其自奉也、俸薪外絲毫不侵。雖家僮亦令樵採。庭甚清閒。吏書無事。亦聽其從農、從商。里甲故用銀。每丁至四五兩。公只徵二錢。有奇百凡用度。取足於是。至上官檄縣。取金餽境內士夫。餽多委曲應之。公惟於其贖鍰內理焉。有則送。無則已。撫按出例。陰遣其吏書。謂無此則禍且至。公獨曰。充軍、死罪。寧甘受。安可爲此穿窬舉動耶。津要知厚。有餽問。外官入京。有交際。謂要做官。不得不如是。公獨曰。盡天下而不爲上官之賂也。豈盡不遷。又盡天下而惟上官之賂也。豈盡不黜。安可自以其身、甘溝壑也。淳故多淫祠。社學獨缺。公毀祠宇以爲社學。欲盡如洪武六年令。乃止。而作興士子。以道義、不以勢利。間有撥例上粟。必諭之歸於正焉。維時。都御史鄢氏。挾權相。總制八省。鼸政威焰赫甚。其子過淳安。索夫馬。不與。怒捉與臺。非理淩虐。甚至倒而懸之。公不顧。密執鄢關防、詐僞中所云申文。得鄢批。悉捕按如法。先是。鄢憲令。巡歷所至。務爲飾省。而其實不然。大率有司皆窮極淫靡以事之。動費千百。計程只一日。當至嚴。嚴守相戒盛爲供具以待。公獨上稟帖曰。傳聞所至。與憲牌異。欲從憲牌。則懼招尤。欲從傳聞。則恐違憲。下邑疲敝。未知所從。鄢匿稟帖。署曰。照憲牌行。然遷道去。不過嚴矣。嚴守聞鄢且至。而中止。疑已知公具稟之故。慮禍且不測。盛怒待公入見。輒踞坐擊案、曰。幾大官、敢爾。詈不停口。公惟斂容長跽。無一語辨。

氣稍平起揖而退亦無後言迨鄢事竣嚴諸官故無害太守見謝曰好了淳安百姓難爲汝難爲汝然鄢雖愧屈公而陰嗾其私人袁巡鹺曰不驅海彊項何以持風憲體乎袁既受頤使而按淳又見公迎送不遠供應不隆有所鉤忤不唯唯應詬曰汝即欲學府官樣還未還未已而公給由申呈駁云方呈給由已爲陞任之狀不准考竟論然公無事可指摘尋有通判嘉興之命又以袁論之故仍以原職改調公聽調赴部朱鎮山公貳銓曹矣隆冬盛寒公見猶服絲枲敝朱公曰即貧不能製一官服耶公始易一黃石紬朱公爲言公清望於冢宰嚴公而其鄰邑興國適缺令遂改公補之客抵任察地瘠民貧歲徵不滿什之伍弊在浮糧乃條八事上南贛都御史吳堯山公次第請行而獨急清丈清丈甫畢而報陞戶部雲南司主事蓋鎮山公力也公將赴部太恭人怯北寒思歸亟不得已發王恭人攜二男三女扶侍以歸而輕身挾二僕北上既視事日見肅皇帝晚年元脩大小臣工率勉強道服將事乃慷慨上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蓋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所以不明求長生心與惑心合君道所以不正故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責君欲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以皋夔稷契之輔責臣欲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其間批鱗逆耳侃侃數千餘言自許於有犯無隱之義國史蓋詳載之公是疏出一日而直聲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內外無不知有所謂海主事也者疏始入即訪同鄉庶吉士王先生於玉堂公署相見間自分必死首以後事爲託詢其所由裒中出奏草一通人方危公而公且談笑自若至所遺後事惟白金二十兩曰死於爾乎殯還我首邱足矣已而對酒論文談古今治亂興衰之故甚悉至語及士大夫立身行已惟以事

事認眞。集義養氣爲主。徐而曰。今之醫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原。治古之盛。何由而見。語畢。從容赴朝房。席藁待罪。鼎鑊自甘。絕無幾微可憐之色。王先生者。卽今宮詹忠銘公。故嘗爲予言之。嗟夫。死生之際。亦大矣。而公就義。從容若此。豈市直沽名。徼倖於一試者哉。疏入。爲乙丑冬十二月。逾年丙寅。數月不下。時有廠衞人、在公左右、偵食息。暨所如往。而公則終日孑孑然。無所顧畏。上方憤懣。一日忽下公詔獄。論死。中外相顧失色。而會尙寶何公爲司務。時上疏力救公。亦幾死。然竊聞公疏入時。上創覽。怒甚。抵其章於地。已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爲感動太息。稱有比干之忠。又密諭輔臣在華亭集中云。他說的都是理。但言過激爾。遽加刑戮。恐後無此人了。然則肅皇帝曷嘗有死公之心哉。讞獄雖上。而竟留中。意亦以淵矣。臘月幾望。肅皇上賓。莊皇踐祚。首奉遺詔。出公於獄。復原職。尋改兵部武庫司主事。丁卯改元。晉丞尙寶。四月丞大理右。七月轉左。適有波羅之役。奉使回省。公遵令甲、行出使禮。三司諸公。率以鄉官忽之。而公自處甚峻。學憲羅公。尤相齟齬。至以私郤沮太恭人旌節事。公亦不爲之屈。十一月。陞南京右通政。復迎太恭人就養。而王恭人始偕來。己巳春。正月。改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謄黃。六月。陞右僉都御史。奉敕總督糧儲。巡撫應天。撫、故與按幷彈壓一方。欲有規畫。心衡隨後行。公則謂撫、按、各有專責。不得越俎相侵。乃獨以昔所爲教南平者。令淳安者。令與國者、稍加潤色。擴充爲督撫憲約。意蓋主於斥黜貪墨。搏擊豪強。矯革浮淫。釐正宿弊。令既布。嚴乎烈日秋霜。風物頓易。郡邑吏凜凜競飭。若非往日人。賕者、則望風解印綬去。權豪勢宦。斂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有顯者、赭其門第以居。聞公明日將至。一夜遂易

而黜。監造中貴某、素驕橫侈縱。出入肩輿八人。騶從甚都。一見公。卽內愧貶損。不能自安。所用肩輿人。遂減其半。吳故有淞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畝。灌溉弘多。已被潮嚙淤爲陸。議濬者屢迄無就。民有謠。惟是海龍王。始開得耳。至是。公議開。實應民謠。而按院某者。先是、惡公壓己。每事不與之商議。乃於此舉。故爲相左。且欲按劍尋其後。公不顧。毅然獨以身任之。措處公羨。召募丁作。乘輕舸往來江上。督畚鍤。不旬月。報竣。計費甚省。且役成而民不知勞。按院某、驚訝竊歎曰。萬世功。被他成了。至今、姑蘇民無不德之。獨以公在任不久。未及大究其施爲、憾焉。江以南、貧富相傾。弱者率投獻田地豪家。以爲奸利。而仳離瘠苦之狀、接於目。侵占吞奪之訟、聚於庭。公氣勃勃。下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卽恩厚如華亭相公家。亦義勸其退田不已。蓋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卒壞而不復。惟有豪奪富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下下策矣。然猶井田遺意。故其兩制疲邑。皆用清丈。茲又令獻贖還贖。意亦仁哉。顧勢豪沿襲。腹誹脣稽。竟以奪富民田、中公。而舒戴紿事章交至。解撫事。專督南京糧儲。方巡撫候代。而糧儲裁革。實以計去公也。公以庚午四月回籍。閉門卻埽。爲終焉計。自始仕至此十八年。所祿入僅買居第一區。值一百二十金。祖田十畝外無益。惟萬曆乙亥。治太恭人葬事。兵憲陳公助賻金。始斥置墓田數畝耳。居恆稱不給。而交際所入。輒周戚里貧乏。未嘗自私。邦大夫戈戟相屬。諮民瘼。問行政得失。必纚纚爲正言之。恥面諛。亦罔及其私。曾有吏書算田畝陰爲公減一畝八分。公淸出。不謂其厚己。必鳴、面正之。山水諸癖。一無好。而惟喜讀書。其所著述。如泰伯等論。多破除俗謬。而猶喜引進後學。家居十餘

年。日爲課藝、文說、經義。或餒困、時以手撐腹、言無倦厭。卽相送出門。猶立談移晷也。平生煞有用世志。嘗讀嚴子陵傳。至橫足帝腹事。歎曰。吾人一身。備萬物之理。則當以萬物一體爲己任。士君子出處。何常視所遇何如耳。有君如此。安忍負之乎。歸未幾、而薦者踵至。都諫雒遒坡等會薦。有忠貫日月之語。而吏部具覆。奉上命。遇有員缺。相應酌量起用。蹤年。萬歷改元、癸酉。又奉今上命。遇有兩京清散員缺推補。時蓋籍籍望公起矣。嗣是。御史若詹、若龔、若梅、若王、都御史若郭、給事若王、各具疏薦。而最後、甲申冬、十二月、鄧按院純吾報命。薦如會薦。然上曰。海瑞既屢經薦舉。查有相應員缺。卽便起用。不蹤月。推通政司左通政。上又曰。再查相應員缺起他。蹤年。乙酉正月。起僉南臺都御史。未至。以爲南吏部右侍郎。舉朝搢紳。無不羨主上特達之知。而海內聞公起。亦誰不舉手加額。獨惜其起稍遲。莫蓋公是時年已七十有二矣。公以三月聞命。卽束裝就道。或勸公盡姑辭諸。公則謂主上有特達之知。臣子不可無特達之報。區區虛冀奚取焉。遂欵行。自瓊臺至蜆峴。家僕皆徒步。有一小僮。亦祇攜附前輿。不與馬。又自五羊至上新。惟坐一小船。寂寂過多無知者。五月履任。冢宰邱月林公未到。公署部事。見兵馬司票。取坊上人辦公讌百物。又見該坊送各衙門取應票共三百餘紙。歎曰。夫以五城之人。當一京千百官出入用度之擾。誠難而苦矣。吏部既長六曹。安可不念先百姓。遂張示禁革。故辦事官吏。有輸銀公費。幷新任有賀禮。一切革。嘗思念方今主聖臣良。萬載一時。而吏治民風。猶如先日。因疏引骸骨。併陳一日治安要機。謂欲安百姓。先守令。欲督守令。先司道。欲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於閣部諸大臣。歸本於君身。治安之要。誠無易此。顧獨憤貪

殘滿載。論劾不止者。蓋起於改枉決贓八十、責綾、律而從雜犯。准徒許贖。非重刑決不能懲。以故援霍文敏請復枉法律疏。而因及國初尚有剝皮囊草。特以明其言必可信。而觀者不察。遂謂欲復剝皮令焉。且歷舉今政。以責難於君曰。願皇上以茅茨土階之心。居九重金闕。持智者行所無事之術。御一日萬幾。見堯舜毋見天子。意眞語切。而近於戇。卽帝心亦且難之。蓋疏上。爲甲申二月。而是時則又有南右都御史命矣。公用世極銳。上用公亦極銳。浹歲三遷。咸屬寄眷。自此疏一出。忌信參焉。而梅、房御史遂憑藉雌黃。房則大肆詆擊。公質不勝房。惟是彭君遵古、諸君壽賢、顧君允成、三進士疏。乃足以發揚正氣。而培植善人耳。公於時雖拜命履都御史任。而歸志已決。屢疏乞骸骨。第國是未淸。主眷未衰。火甲夫差。方題議未定。時且大計。故遲遲焉。大計苦於愛憎叢煩。是非難一公獨與冢宰李公秉公持正。毋縱毋苛。衆咸服之。至於火甲。止爲地防守。原無雜差。今則一京千百其官。率於茲焉取用。雖節題革亦竟廢。公乃一正之於官民界限。使官不侵民。民不病官。總之爲簡可照煩。一册使上以稽下。下以應上。畐都民若弛重負。出湯火矣。而公意猶以未盡如京師、爲歉云。比夫議既定。歸志益決。貽不佞龍書曰。七十有四。非做官時節。況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爲。龍復曰。此兩語。足以決去就矣。蓋六乞骸骨。不得允。竟以丁亥冬之十月十有四日。卒於畐都。慟哉。卒之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錢。猶扣回。病不藥。臨危。男僕猶不入內。無一語及身後事。獨抱眞純以還。檢篋內僅祿金一百五十一兩。綾、綢、葛、各一。微都御史王公麟泉。率諸御史捐金治具。何以歸乎。子姓兄弟。既無一在側。雖有二媵、四僕。又愚弱不任。而更衣、沐浴、含斂。悉都御史王

公。左右襄治。則諸御史。噫嘻。公何以得此於諸公哉。南諸搢紳見公卒。相顧悼曰。天不佑善。俾正人氣奪。百姓奔相告。扶服悲號。若喪慈母。十一月六日。訃至亡論識不識。更相悼曰。安得復見若人。上聞。爲之咨嗟纏惻。申命秩宗。考典禮。祭八壇。水衡致金錢。庀窀穸。遣行人許君子偉往治葬。太宰議贈官。加太子少保。太史易名。謚忠介。蓋上之篤念直臣。恩厚如是哉。公生於正德甲戌十二月念之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王氏。封安人。繼封恭人。前娶許氏。生二女。出。後娶潘氏。不越月。亦出。側室二。邱氏、韓氏。人之口實公者。謂公此處認眞太過。至六娶七娶。不知公娶惟三。而愼選輒易。則側室其出。其死。抑亦所遭不幸。乃其中尙有人不能堪者。而公且安之也。子男二。長中砥。次中亮。皆王恭人出。一十一歲。一九歲。以公在獄時殤逝。晚又生一子。中期。邱側室出。三歲而殤。從弟玥有仲子。中適。倫序應繼公。雖未立。而起官時屬以家。則繼者必此子也。女三。長適蓮塘張鈞。次適林知縣子林岳。皆許出。三適郡學生周維誠。王恭人出。嗚呼。公之出處生死。其關於國家氣運。吾不敢知。其學士大夫之愛憎疑信。吾亦不敢知。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顯而莅官立朝。質諸其所著嚴師教誡。一一契券。無毫髮假。孔子所謂強哉矯。而孟子所謂大丈夫乎。古今一眞男子也。論者槩其性甘淡薄。有採薇之風。天挺忠貞。有扣馬之節。謂道似伯夷。信矣。然其視斯民。由己飢寒。恥厥辟。不爲堯舜。言動必則古昔。稱先王。莅官必守祖宗成憲。挫折不磨。鼎鑊不避。卽伊尹奚讓。望之如泰山壁立。就之如春風太和。接談無疾言。無遽色。臨難無鬱氣。無忿容。箠楚子弟。撻臧獲。亦不見其厲色嚴聲。卽柳下惠奚加。特其質多由於天。植學未進於時中。任事不無或過而隘。與不恭。蓋亦

有焉。嗟夫。公所莅咸口碑戸祝。所至爭枳道。塞途瞻望之。處留都時。有不識姓名、遠方老者。求供帚除一月。兩月去。又有相率求貌公像以去。學士大夫亦有焚香事公。每事必卜。如羅浮葉綱齋者。而不佞龍、居門下。既弗克護公歸。又弗克嚴事公。謂之何哉。公始至留都。遣誡曰。吾嘗憐賢親不砥柱中流。落入俗套。三復斯言。凜若嚴師教誡在上矣。是用抆淚短述。深自鍼砭耳。乃若所以不朽公於幽。而勸天下於明者。則以俟夫立言君子。

巡撫湖廣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同郡晚眷末梁雲龍泣狀。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海剛峯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海瑞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六二六七上